

# 卷二

書名 林蘭香八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撰者 清 隨緣下士 輯，清 寄旅散人 批點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0  
 編號 D866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林蘭香八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林蘭香

寄旅散人批點

第一回

錄勳舊璘照蒙恩

彈甲科祖圭獲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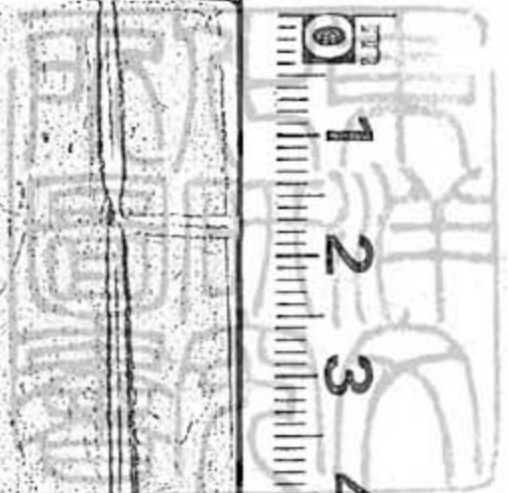
林深葉密隱蟾光獨幸幽貞蘊國香暮鼓晨鐘作  
 荏苒何為秉燭不倘佯

者何林雲屏也其枝繁雜其葉茂密勢足以蔽蘭  
 也掩蘭之香故先於蘭而為首蘭者何燕夢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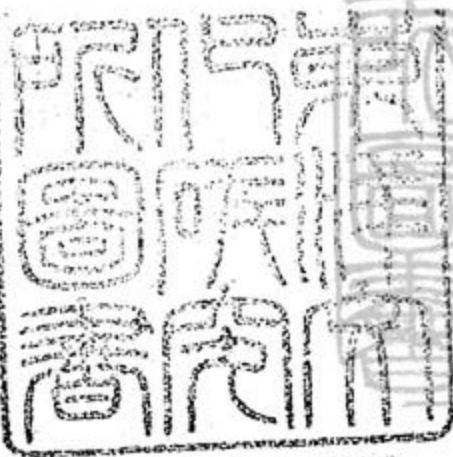
林  
蘭  
春  
二

12980  
710



双紅堂
小説
60(2)





科2980

第九回

話病源胡醫薦友

弄幻術葉道攝魂

心思魂夢動相因不肖結交益覺真  
小草浮萍原一類何妨借取悟斯人

却說當日茅家家人媳婦與宣家家丁鬪口散後茅

大剛得知十分氣忿口號十二句二月初生起病來

記二月初○與下晦日相正是勳舊人家衣食兼修

映○病字伏第十回之死

巫醫並用提起急覓名醫伊士義此是胡念菴調治

沐蘭軒 卷二 第九回





此是主人。表明這胡念菴背着伊士義一力承當。大剛之胡思亂念。這胡念菴背着伊士義一力承當。白般調理大剛遂結為莫逆之交。兩人言語並無隱避。一日大剛病勢覺減。留念菴小飲。言及心中情事。念菴道：公之病。因情而生。若遂其情。則病自愈。不必沾沾於草木金石間也。大剛道：兄言固是。但此情未遂。若另覓別緣。而此情終然莫釋。仍是此生患害。况別緣亦未必稱我初心。是此情永不得遂。而此病永不得愈也。兄言不必借助于藥餌。想兄定有意外之

良方不知能活我枯魚否。

大剛自要尋死。故胡念菴思亂念而妖妄作矣。

笑道：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公能輕財下士。則彼美之

來可翹足而待耳。

彼美二字指燕宣也。即大剛所謂此情也。○點出輕財二字。見得胡

葉兩人結伙騙財。那管人之生死。

大剛聽得移坐促膝。密密的問道：

兄有何門路。可以說得倘能有成。敢不重謝。

大剛之言。尚在

人意中。下文念菴所說。竟在人意外。

念菴道：謀於人者。力常不足。謀於

神者。智常有餘。若用藥。大少君之術。結巫山洛水之

緣。則弄假成真。不怕他不自家送到。恨可大剛驚訝道：



兄有此妙術何不早言念菴道是非我所能我知一人派本福庭道傳神游握死生於呼吸變真假於斯須他若肯來則彼美既可得其真而公且百年不死一片胡大剛驚喜再三扣問姓氏念菴躊躇道此人思亂念廣行善事視金如土公若致之非數百金不可蓋其周急濟困借此以活衆生並未嘗絲毫入己且又預卜先知傲貴輕富我不難代公央懇却未知緣法何如此其所以要輕財下士也貴介公子大剛起身拜習見卑污不得以高亢者動之



詢念菴乃慢慢說道故作此位老師又作俗家姓葉

單諱淵字乃葉寃也號曰道深為盜乃崇虛觀上座

善會拘人魂魄指名即來既先感動其心神然後做

驚其家屬使彼覺悟甘心嫁君此非弄假成真乎可恨

大剛大喜又問如何名請念菴又作難道後日十五

記二月我先去拜謁再先央求其左右同稱錦衣公

之誠或者可以速其鶴駕曰央求左右是大剛會意

先封五十金祈念菴轉達念菴不得已收入懷中作





可晚間別去至十五日大剛早起便于小軒坐候佳  
 音簷上瞳瞳旭日窗前習習春風坐久不來飯後急  
 得走出走入時已正午晴窗麗麗但聞赤羽鷄鳴報正  
 午出院沉沉不見金鈴犬吠無人到也○須臾午過  
 也寫出急景正不可耐小童報念菴候見急忙請入念菴一面告  
 坐一面說道我今日黎明到彼恰遇八定只得少候  
 至午正忽開目向我道子從茅錦衣處來耶證其預  
 大凡人之相交莫不有緣緣之重者雖一文不為輕卜先知

緣之輕者雖千金不為重我與錦衣公大是有緣子  
 何得以紙裏中物戲我以五十金為戲怒大剛所以  
 亦必不堅大剛之心不加至十倍而住手也子可代我覆上錦衣公自今日為始至二十  
 四日此十日內務必清心寡欲不如葷酒又寬期以  
 清心寡欲是葉道借來欺人套語實乃養病祕訣牢其志  
 即百日千日萬日亦無不可豈僅十日而已哉我  
 這裏替他上章打醮白打醮乎恐無子亦于此十日  
 內日日與他加減藥味仔細調理令其神清氣壯又  
 絆之使其羈再于二十五日到我觀內我再定到他家  
 益堅益牢



之期是以仍將原包攜回公暫收起曰暫便非真不要也大剛

道此乃贊見並非聘儀吾兄亦當善為說詞念菴道

他觀內上章打醮一連十日所費豈止三四百金只

為有緣故不暇計及此耳只計謝禮足矣原可不大

剛道葉翁之情我已深感至于吾兄日日到舍一飯

之外別無他敬且又耽擱過外間多少生理於我心

又何以安已八套念菴道葉翁饒有婆心小弟寧無

義氣婆心者虔婆之心義氣者二儀子之氣也公果不安事畢後些須謝

我未遲大剛唯唯只得將銀收了唯唯二字寫出愚狀○暫收耳不數

日即十倍取出矣○自此念菴早來晚去大剛令人

預備飯食要一奉二早已用過五十金之數開首五

當作胡醫飯錢想此十日內胡醫定喫得肥胖神必清氣必壯矣到二十五日記二

日午間走來對大剛道恭賀恭賀早至崇虛觀內葉

翁道靜中遙觀明目張胆故作欺人語可殺錦衣公之誠真是無

雙少二自當到家一會爭奈此數日支于俱與茅君

年命不合富貴人家作事最多避忌故作此語恰正與之相合惟三十日最吉





子可告之預為準備可也

三十日晦日也必用晦日者言所作乃暗昧之事不

但不可行于光天化日之下即星輝月朗之夕亦有

所不可一片鬼言一片鬼形自攝魂之後大剛即入

鬼陣矣安大剛喜極忙問備用何物念菴道葉翁或

得不死人靜或作法可以旬日不食今此之來飲食是不必

預備了所用之物亦只木劍水甌朱筆黃紙而已是

日將雞犬遠避

映上半

單留小童葉翁一更到府二

更作法三四五此三個更次君與彼美相會撞明鐘

後即行遣回

一片鬼事

如是則彼美心目俱注于君身而



葉翁回觀即降神于其家令于一月內自央媒妁反

來求請你道妙也不妙

此是要著下係餘文

若于撞明鐘後挨

遲一刻則遲娶一個月挨遲兩刻則遲娶兩個月了

君須切記

暗立下回七月張本

大剛聽罷喜不自勝乃說道敢

不如命敢不如命

連說命字是已不要命了

于是二十六七八等

日念菴俱來看大剛令人將小軒正房作為法壇壇

上安設諸物將東密舍收拾得天宮洞府一般以為

相會之所將西邊煖屋作為葉淵退息之地而念菴



小童亦息于此鋪設既定二十九開了一天至三十

日記三大剛沐浴更衣先將謝儀四百兩安放在爇

屋箱內以便攜取事未成錢已過矣起更前在大門內拱候

一更後念菴騎馬葉淵坐轎到門轎馬自回大剛三

揖三讓進花園入小軒葉淵昂然上坐大剛匍匐而

見仰之若神祇敬之如父母活活罵葉淵道思柔緣

法不淺思柔想是大剛之字大剛嗒嗒再寫彼此點

坐不多時里巷既絕羣聲天街已交二鼓念菴小童



退入爇屋大剛急趨密舍葉淵去冠披髮書符三道

仗劍一枝甌水遙噴燭光飛起喃喃唵唵忽吐忽吞

也念咒抑抑揚揚乍高乍下揮劍也○此段是作者

剛在密舍內聽得階砌下有如雨落窗櫺外一似風

來此層尙少頃戶傍傳有珮音簾外透來衣影此層

○此第一次正在注目又聞得案頭劍拂地下水淋

戶簾之間又復一亮又燒符也覺得珮響啾啾欲充棟宇

衣香冉冉直達床幃儼然一麗人嫋嫋亭亭立于闥



丙此層稍近此二大剛且驚且喜方在欲起未起

之間又聞得拍案一聲火光閃大閃再燒符也乃遂寂然無

響三次已完葉道或避入後屋與胡醫摸弄銀但見

那麗人若怕若羞若語若默且相離咫尺走近床邊

矣此層最近此三大剛暴起擁坐並肩以鼻嗅之

以口吹之真人也以身倚之以手撫之真人也亦算

乃大悅道此乃離恨天吾乃離恨仙伯也與有宿緣

切勿見却不曰歡喜而曰離恨可見歡喜乃離恨之



歡喜而口稱離恨乃大剛不悟之悟乃世人已鄰時

離恨矣而猶昧昧然自為歡喜曾大剛之不若也時

正三更點此一句前面之起更前一更後已交二鼓

等字打成後面之銅鑼四敲不覺五更及撞明鐘良久

片首尾不紊遂肆其輕狂欺彼柔弱二語省多那麗

人不喜不嗔亦推亦就直映下回偏映著寶炬上蜿

脂舞焰金荷中鳳腦騰輝越顯他骨細肌豐膚香氣

秀自肩至踵渾如粉玉裝來此是看由股及胸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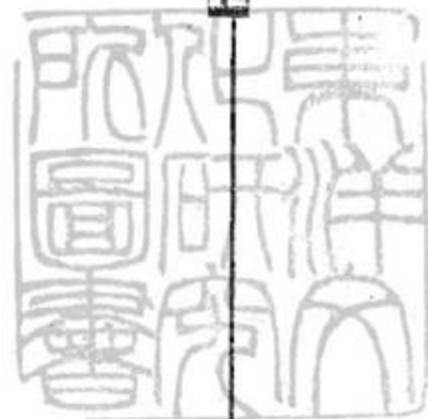
雪檀鑿出此是看訝仙郎之莽壯彷彿欲啼感雅容

之溫存依稀若笑俱從大剛目中寫來極極極豔抵

木蘭亭 卷二十九回



肢體却未寫其面目不許大剛之見其面目也蓋作者不但不許其唐突燕宜亦並不許其唐突平氏未能玉笛三弄已是銅鑼四敲故作一淫語者蓋目胡醫為帮閒葉道為鴛兒也大剛披衣下床剔燈剪燭再欲重整旗鼓而麗人且沉沉睡去任其播弄只是不醒虛幻如此亦正倦怠不覺已是五更良宵苦短少息又復起身此時寶炬轉明金荷尤燦再看衾中白者愈白香者益香雖未睹一點腥紅却更添多般媚趣麗人亦起結抹胸拴膝褲兜鳳履整鴛裳大有去意大剛復攬腕攀肩叩



其姓名問其行次只垂首弄帶不發一言正在纏擾

煌煌然已撞明鐘矣紫禁邊車磷磷馬蕭蕭朝客方

來大剛亦朝士旗亭內猪嘍嘍羊竿竿市聲亦起念

亦非市也相持良久小童披簾直入麗人倏然不見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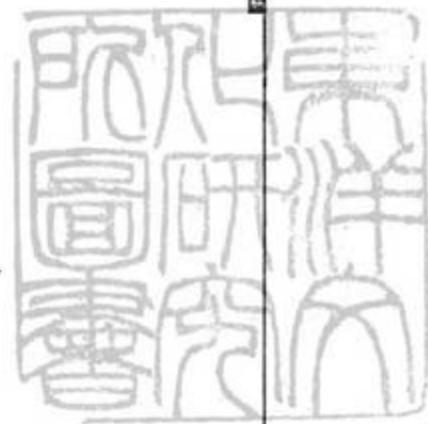
然茅家奴子多矣何必寫此小童小童作如此用方不是局外之人不方要發怒忽聽

葉淵叫道小子無知幾誤大事大剛匍匐出謝葉淵

怒猶不已念菴再四相勸方纔少霽顏色坐定乃說

道思柔挨遲一刻則遲娶一個月今遲五刻便要遲





娶五個月須于七八月間明立下方有成手數之所

使吾莫如之何也已矣鬆一句恰是緊一大剛發急

央求道未見其人尙是空想既見其人便是實思實

思較之空想受病更大萬望救我立即奉謝又一兩葉

淵未及回言念菴代懇道老師道法極多何難另尋

別計葉淵道必不得已我有換容咒咒名奇非換人之容乃迷已之

耳勝陰丹壯陽之傳與思柔亦無不可但須心誠方

能有濟既重索其貨大剛長跪懇求葉淵先將丹丸

賜了數粒然後密密口傳咒語大剛皆拜而受之儼然

小道遂又獻上白金一百是十倍時將黎明橋馬俱

來葉胡兩人攜銀而去葉胡者夜壺也天此事惟茅

白夫婦不知我是一層其餘家丁或懼大剛的凌虐或受

葉胡的潤餘故皆隱忍不言以坐觀其敗正是浮萍

葉弱慣隨無定之波引下回之小草根輕先墮微寒

之露引下回之

散人曰此回乃不肖子弟結交匪人之一端有

子弟者皆宜其凜

湖南北廣東西不乏詛咒之術則此換容一咒  
其有無固未可知也亦是隨心善事亦是作孽  
惡端好奇者亦不可不慎



第十回

平彩雲因思致夢

茅大剛為色傷生

淺抵浮根本未牢蠢然酒色自稱豪俚紅倚翠饒  
多致忘却樽前笑裏刀

却說葉道士攝魂之夜不但燕夢卿的清真非邪祟  
所敢犯就是宣愛娘的風韻亦非邪祟所能侵恰又

引出了一位佳人這佳人姓平名彩雲

平者萍也  
彩雲易散乃

三月十六日生辰

月令三月望  
後萍始生

幼失父母隨姨父運



使水澤

水為萍之所托

姨母楊氏

楊花落水為萍

撫養成成人故又稱

水簾小姐

水簾乃萍之別名

運使死後只楊氏母女兩人相

依就住在西直門外門頭村西大河左近

點明居止伏第十四

同這彩雲生得曲眉豐頰雅步纖腰雖難言世外之

天香亦正是人間之國色女工最善翰墨頗通楊氏

酷愛百依百隨宅內有小樓數間恰臨河水彩雲于

無事時長是徘徊瞻眺

母氏過愛女少拘束所以生出冤孽

這日正值

清明宿雪早消處處現來草根綠和風遍播枝枝搖



動柳梢黃飯後登樓侍兒啟戶但見提筐荷桶挾紙

錠捧楮錢盡是修墳以去策馬驅車攜幼男抱弱女

無非拜墓而來眺望多時正待下樓

故作頓筆以避直捷○此時即

下樓便可以不見少年不見少年

忽聞樓外有馳馬

之聲

春郊走馬大是快事

啟戶再看見河邊柳外一少年在那

裏演習騎射

以下寫騎射

控縱合宜往回有度

寫人馬一俱熟

尾飄霜宛曳機中之練四蹄掣電不沾陌上之塵

此寫

馬慢悠悠猿背弓開撲花蛺蝶特楞楞鸞翎箭走點

水蜻蜓

此寫人

射畢從人接馬少年坐在對面的一塊

大石上

須如此方好注目

復又調弓矯矢細看時冠袍整麗

舉止端凝雖未辨其眉目之如何

太遠故也

自是翩翩然

一美少年也

觀者掩卷試思此少年是誰當必猜着美男美女相愛相憐情也理也我輩

老醜不見憎于人足矣敢邀人之愛乎既不邀人之愛亦何敢施愛于人從人又於遠處

立一標竿少年起身操弓抽矢演習步射

此步射乃上騎射倍

筆故不一連三枝俱不虛發少年復坐在石上從人必詳叙

喜弓囊矢獻茶飲畢走到岸傍石碣邊奮筆急書不



知寫些甚底言語但看其把筆灑然自是善于書法

前之善射是得之于目此之善書是得之于心總之人偏于所愛便無一樣不好

寫畢又坐

在石上三次俱坐在此得無以樓

看著從人整頓鞍

轡收拾器用緩緩上馬

此亦挨遲一刻令

一行人投

東而去彩雲自思看此光景不是天潢支派定是世

祿人家可喜他年少能務正業但不知他心思與文

理如何若果出奇方為全美必須令人抄寫了來看

一看為妙

不知却有不妙在內由看而思由思而夢遂至受邪祟之汚辱雖曰虛境實大有許



多不妙也。逮後登樓，又惹老人。至于被劫，則不幾時。彩雲之品可知矣。然楊安人之治家，亦無法。日色平西，行人漸少，彩雲下樓，令侍女拿了筆紙，教管事老家人去抄那石碣上字跡。曰：管事則必會寫字矣。必曰：老家人者，又為彩雲立地步也。不曰詩而曰字跡，好半天侍又為彩雲避嫌也。且為下文諧語作引。女拿了來，道：管事的說不是勸世文，又不是藥方字。雖不多，却拉拉雜雜的難抄。無法兒用薄紙印著寫了來。彩雲知是行書，接取一看，乃是一首七言絕句。其詞曰：

飛鞚西郊不動塵，一句桃花又見隔年新。一句多情崔護今無矣，一句誰是春閨夢裏人。二句

情崔護今無矣，誰是春閨夢裏人。二句言情用人面桃花故事。言

崔護雖不再見，其多情堪入春閨之夢者，舍已其尚有誰。

彩雲看畢，因自嘆道：才子多情，佳人薄命。我彩雲幼

無父母，隨水東西，正不知此後終身更落何所。姨母

年老，擇配無人，想到此間，由不得落下淚來。貧士子

守困何異于此。彩雲又想那郎君容儀舉止，武技文學

件件可心，越發委絕不下。我見猶憐，用過夜飯，與前



相合衣而臥夢中結了幾個女伴悄悄地出門來到那  
 郎君題詩所在見碑上墨迹淋漓龍蛇飛動眾女伴  
 催令和韻彩雲便依原韵和道

碧紗窗子隔紅塵

春閨之麗

春睡沉沉夢亦新

春情之蕩

漾○後二句于二十二回方始完足者故意作此  
 異樣波折也若竟一氣作成不但于夢中情事不  
 相關對亦且  
 毫無情趣

纔寫得兩句突然一陣旋風從墳墓中捲出幾個惡  
 鬼眾女伴驚散彩雲落荒而走幸遇一位神祇指與



一條路徑轉眼走至自家門首花柳亭軒一樣不差

向來原

不曾差 只一進得門去却非自己閨闈

止此一見一

少年男子強橫可畏自稱仙伯逼與綢繆一時無措

只得任其所為

寫出夢中迷離光景

枕席之間反覺情意難舍

此又差

忽地一聲霹靂醒來時兀自心跳不止

此又

本心你說那少年是誰就是茅大剛

魂可即平彩雲之魂也

可哀○以上完致夢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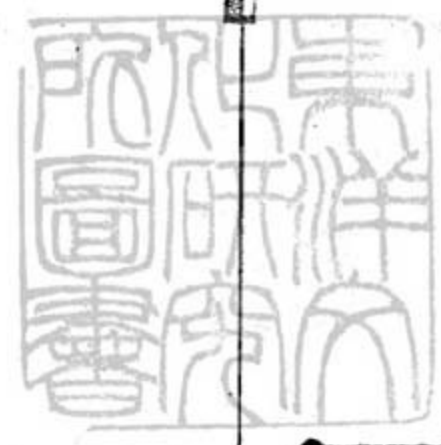
再說大剛自葉

淵傳法之後又服些藥餌病已全愈

欲說死先說病好似可不死了



故作每至想其所愛美人便將使女咒誦換了容貌  
 開筆一任取樂應九不知不覺又是初秋記七數月以來  
 託病在家任意妄為並無忌憚大概家內侍女無不  
 遭其污辱就是家人媳婦三四十歲者亦不能免大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此特甚言之耳侍女媳婦中  
 豈乏貞烈之人一則畏其勢迫二則被其咒迷遂至  
 失守真可痛恨大剛事逢湊巧茅夫人又新買兩個  
 之不伏國法幸哉  
 侍女一個名儲兒一個名憐兒儲與鋤同憐與鑣同  
 憐二字俱有六七分人材且都機警平日見大剛與  
 有味



那些使女婦婢迎眉送目犯舌搖唇早已立意若不  
 先下毒手必要遭他暗算大剛見他兩個比眾人標  
 致亦日日留心希圖上手人事最忌滿盈合家女婢  
 不必待儲憐而後卜之也大剛已一網打盡則其死  
 特不過借儲憐以為用耳誰知眾人之嗜欲無窮一  
 已之精神有限只得用些丹藥以助氣力一日三更  
 以後大剛已是睡下因茅白夫婦不在家重復披衣  
 起來到各處閒走閒走作甚不過繞繞過迴廊外邊  
 乃別院芭蕉叢後幽僻小石山傍唧唧噥噥有人說  
 之區

話月光之下仔細看去正是儲兒憐兒在那裏小解

昔人有咏女子小便者是白日見其形今大剛是黑夜聽其聲真是賊頭賊臉一個方纔淅

淅的溲溺是未破瓜聲音一個在傍繫結裙帶此是已一個

說這七月內不知甚庖緣故月事來的不濟此說似結裙帶

者一個說我五月內喫得凉水過多月事來的便少

六月那幾日熱想必你亦多喫了些冰水此說似纒溲溺者

一個說我這褲子作得太長下邊褲脚垂纍一堆上

邊褲腰摺疊一塊腰肢都顯粗了此說似結裙帶者一個說



我的褲作得太窄提起時是兜著褶退下來是箍著

腿蹲在這裏好不費力此說似纒溲溺者遲得一息又說道

咱們的褲子亦是藍色好若紅綠紫色既不耐污又

不耐洗且又不似男子們便利空費許多漿水一路說來

情事口吻逼真我雖未曾如大剛之風大剛聽了這

些引情言語原亦引情亦顧不得借與不借便一兩步轉

過芭蕉走至兩人面前憐兒一回頭看見便說道我

說芭蕉那邊像有人的一般只道是夢兒那知命鬼



又來混人誰知却是大爺以大爺為夢兒為短命儲

兒從地下慢慢的立起來道作官人亦不怕冲犯着

官星女兒們在此小便來作甚每見官府檢驗女尸不可全倚作

者必親加細看儲兒此語不足以警大剛○以素未

合好之人驟然以非禮相加乃毫不慎怪有心人必

疑其外陽示與順內必陰圖謀矣大剛見兩人並不

大剛心目俱晦安能逆料到此

真怪以為得意便道我知你姊妹在此故特來相就

你看月色一庭花陰滿地孤眠獨宿如此良夜何說

著便去拉憐兒的手憐兒急將身子一轉大剛早撞



在儲兒身上儲兒又著手結裙子冷不防被大剛推

倒在地大剛亦倒在儲兒身旁一支手恰好扶在儲

兒的脚上真正香蓮一彎恰纔三寸不知者以此為淫戲其知之者

則必以為為不然蓋世之作偽者日多如婦人之足本

長大肥也而故為高底瘦履以示其纖小于人既不

雅觀而足心憐兒亦被大剛用足勾落繡鞋膝褲脫

亦大受其苦

開纏足素帛一半托拽在芭蕉葉上膝褲即俗所謂

帛即俗所謂裹脚也一半托拽在芭蕉葉上者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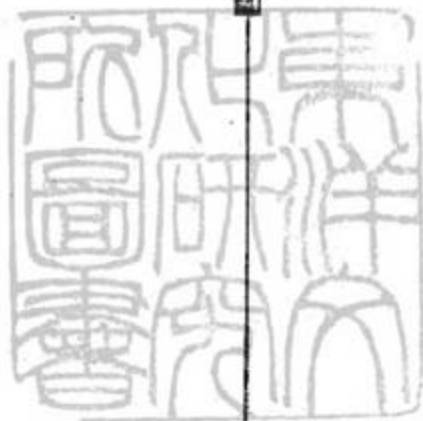
剛一勾憐兒必一撲足必一揚繡鞋既落膝褲亦脫

纏足素帛必為風所飄故托拽在芭蕉根下之葉耳

不知者又以為淫戲其知之者又必以為不然蓋世

之不自量不自愛者甚多以粗蠢之女亦必繡其鞋履錦其膝襪帛其纏足不惟物力可惜而其醜益彰更有一種黑黃瘦麻男子衣必長帶必緩髮必膏面必沐自以為賽衛玠比宋朝揚揚得意乃實非小官也顧令人以龍陽當下三人笑作一團一齊立起憐目之吾不知何心

兒道小脚尖兒都被捻瘡明日走不動時成個甚麼樣子儲兒道新穿的鞋亦被弄臟愁著那臉還肯賠我不成大剛只是憨笑已為迷陣討去魂矣兩人又說道如此良夜安忍虛度我們有收下的賽霜白一瓶霜亦殺草之物何不取來相敬兩人去不多時一個拿一瓶燒酒一



個托一個碟兒裏面盛著對蝦一副紅棗數枚絕好興陽之物玉莖既揚馬口既張峻寶都放在芭蕉前面大

剛益發得意便席地而坐兩人一邊一個相陪大剛在溫

柔鄉中亦可儲兒斟酒遞與大剛道滿飲一杯我唱

個曲子誘酒大剛一手接酒一手探在儲兒懷內去

摸酥乳只覺滑小香軟妙不可言欲取之必故與將

酒一飲而乾憐兒又斟一盃遞來大剛伸手去弄憐

兒的脚憐兒道不用手度一尺紅緞可裁十數雙睡



鞋憐兒亦知兵法說畢將酒送至大剛嘴邊亦一飲而盡誰

知那酒是用兔腦天靈蓋密蒙花等物泡好迷人大藥也

剛喫了下去一時藥性大發頭暈眼黑早已倒在芭

蕉叢下醫士有藥羽客有藥侍女亦有藥用藥者不可不慎兩人見中了計急

將器皿收起便各自去睡非早立意絕不如此安却詳好偷婢者戒之哉

說大剛身體已是弱極如何當得夜露風寒加以精

滑不固馬口開張及至天明醒轉來時四肢麻木肚

內恰似冰石掙扎到自己房內一頭臥在床上手捧

腎囊只叫救命茅白夫婦回家前言不在家此言回家皆罪作家長也

急令人請醫生仍有胡念替否煎妙藥仍用丹粒否大剛已是昏

骨發麻腦髓轉疼腎子縮小熱如火炭嗚呼哀哉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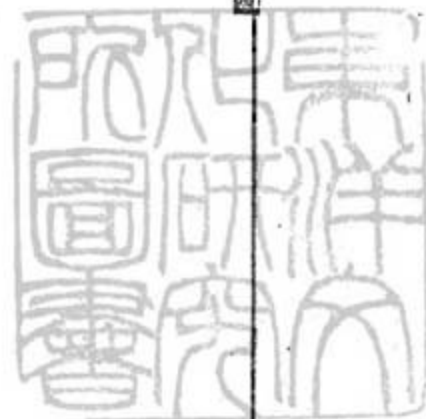
響矣陰寒也○以上完傷生正文大剛好色太過貪淫不節燕宣

奪其魄平氏銷其魂衆婦吸其精髓儲憐伐其皮囊

宜其死之速也總收兩回此一來有分教除開茅塞終不

昧大道之平平透出林端真難藏幽蘭之郁郁起下回

散人曰此回之上半回接上回之下半年回此回



之下半年回接上回之上半回彼此交互則兩回作一回看亦可

葉淵攝魂在晦日而彩雲致夢在清明似屬有誤然安知是年非二月未已交清明三月節乎又以喻葉淵諸人雖自晦晦而傍觀終自清明也

儲兒憐兒之命名與念菴葉淵同類儲憐之舉為義忿不得以情理拘

第十一回

全節義甘為側室 感情懷擬結同心

不為林深便不芳幽蘭風度自非常任他世慮無終極且把萱花植北堂

却說燕夢卿宣愛娘自却茅家媒說之後至宣德三

年記三正月記正夢卿年已十九愛娘亦二十有二

接第八回雙起這日全司禮拉了鄭文來見鄭夫人要與夢

卿作伐此作伐不說明何人者原為全節義作引故可略而不詳夢卿亦出相見





鄭文道全老大人始終玉成今日此來義不容却鄭文非不知夢卿者特借此以作逼近一步語耳全義道不然小姐行事我久

心服伐柯之舉不過聊盡愚衷或可或否小姐當有

裁處早知夢卿夢卿道老大人待我夢卿有逾骨肉

所有微忱敢不披訴我夢卿原系受聘之女因先父

獲罪不得已舍輕從重彼一時實不敢存一耿家念

頭及至蒙公奏除掖庭名籍便當適人以慰老母一

則父喪未滿二則既已受聘則生爲耿家之人死爲

耿家之鬼豈敢有二一字全義道此乃至理倘若奉

旨賜配別人小姐又當何以措處夢卿道當先父被

收罪在不測夢卿已拚一死矣雖代罪一疏幸蒙俯

准自揣永巷終身未嘗有生之之心也果真有另配

之事正夢卿全歸之時耳全義道此不必論今耿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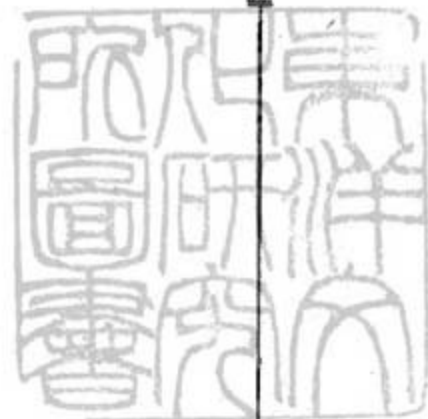
早另有佳耦小姐已無所歸別結紅絲亦何所害夢

卿道盟好既申雖無夫婦之實已有夫婦之名名分

既定又適他人則與再醮何異全義道小姐之志我



已知之但此後終身何以結局夢卿道以先父志行  
 尙爾如此况我一介女子何暇慮及終身徹其環瑱  
 至老不嫁北宮嬰兒子卽夢卿之師也全義道小姐  
 節義如此昭若日星假使耿家重來議親還當應否  
 夢卿道先人之誓書現在兩家之聘物猶存寧敢以  
 事殊勢異更作他想全義道然則小姐願爲夫人之  
 次乎夢卿低頭嘆氣揮淚不語。其意可知其心良苦  
 一路問答都借全  
 義以表  
 夢卿 全義向鄭夫人及鄭文道小姐所言可貫金



石可對鬼神古之節烈不過如此作伐一事我全義  
 再不敢道半字矣于是嗟嘆贊賞而去誰知此事早  
 傳到康夫人耳內當傳康斬春火信安吳安陸耿泗國  
 耿太僕耿通政等耿第一回  
 前廳男屬亦都在朝內聽得全義  
 贊揚亦當贊○全  
 公未免好名耿通政遂到耿服家向康夫人道  
 燕小姐前者求代父罪足見其孝今又力辭作伐足  
 見其節且觀生爲耿家人死爲耿家鬼之語則其心  
 可知從來三妻四妾古人所有以燕小姐之賢良未



有不與林任二姪婦相安者也誠如所言豈非我家

之一勝事

耿通政好人

康夫人道事非尋常當與眾親商

議康夫人不濟

耿通政道此等事體上關朝廷風化下關

夫婦倫常我通政司及御史衙門皆當入告以頌旌

表嫂氏若能成全越速越妙

極力迫之

康夫人當下請了

林夫人

耿服岳母也喫緊人

宣安人

耿服姑岳母也透入下半回

花夫人

耿服

舅岳母也亦當請○不及再安人者不重香兒也

及蘄春膚夫人信安康夫

人安陸胥夫人並泗國棠夫人太僕荆夫人通政合



夫人

映第一回後堂女眷○此鄭重所以深許夢卿

如

一齊到來商議此事

林雲屏向眾夫人說道燕家姐姐乃我雲屏素所心

服且又受聘在先他若肯來大是美事何須商議

侃侃

而言不

愧大家棠夫人道燕小姐本先受聘若以為大則置

姪婦于何地若以為小又確乎不可須尋一兩便之

法

棠夫人此言大有深意已立第四十七回出繼之案

荆合二夫人道燕小姐

聘雖在先而于歸在後姪婦聘雖在後而于歸在先

且長燕小姐兩歲姊妹相稱却亦允協

解得亦是夢卿分位自此

定林夫人道此言甚是燕小姐既已孝節兼備必然

義命自安將來亦是你姪婦一個帮手別個夫人可

夫人不容不言以不言惟林于是康夫人便擇于八月十五日記

故于臨末作結月○必十五日請眾夫人往燕家議親完上這且不

者團圓節也半回提却說宣主事在時原住海岱門外至宣德三年二

月在城內國詳街另買房室一所恰與燕御史家一

牆之隔可曰燕家在東宣家在西宣家後樓正與燕

家花廳相對自三月裏移來彼此俱都拜過故鄭夫



人與宣安人相熟愛娘與夢卿亦遂相識况且康夫

人來看燕家亦必到西邊若來看宣家亦必到東邊

是以彼此又都會過酒食此兩小姐相識之由也不

娘行景矣○提康夫人事偏湊巧本年五六月間雨

者欲上下文打成一片然則是委巷中走街鄰婆

水過多當中界牆有一處損壞磚瓦塌將下去竟像

一個角門天作兩家夫人都因內裏庭院並無三尺

童子故一時未及修補同護時至中秋已後想康夫

定過親矣不細菊花欲開上同二月既交清明節此



矣夢卿領著春曉在花廳邊收拾菊花枝葉恰好愛  
 娘亦領著喜兒手內拿了一柄泥銀亮紙摺疊扇兒  
 應第七回在那裏撲蜻蜓耍子先是喜兒看見春曉便叫  
 道春姐姐消遣得好夢卿一回頭見有愛娘便轉身  
 走到牆邊愛娘道這早晚菊花便欲開放妹妹竟是  
 催花使者了夢卿道秋閨無事只好借此消遣句中  
 愛娘道初晴時候蜻蜓都貼伏不飛我將他扇起來  
 你看高高下下往往來來成雙作對繞閣穿亭亦頗



不寂寞

句中有意。○愛娘好趣每每如此。使其人若在我願代喜兒之役。

兩人立談

多時夢卿邀愛娘花廳上坐鄭夫人得知卽令春欄  
 春亭春臺隨了春曉送出八碟糕點一壺芽茶鄭夫  
 人亦到廳上愛娘道過萬福鄭夫人道明日是你耿  
 妹夫家行聘有許多事尙須料理不得奉陪愛娘又  
 道過謝于是愛娘與夢卿對坐飲茶喜兒執扇在傍  
 夢卿見扇上有字接來一看却寫著前年七月內墮  
 院牆上的原韵併自己的和韵詩在上忽然想起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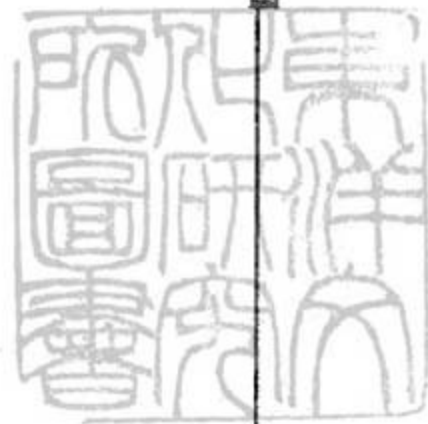
四句隱語不覺驚喜愛娘見夢卿面有喜色因問道  
妹妹看這詩是何樣人造作夢卿道這和韻小妹早  
曾見過若這原韻敢是姐姐自作無疑愛娘道何以  
見得夢卿道那四句隱語分明將姐姐名姓離合在  
內小妹從前已經猜出但未知姐姐爲何如人耳愛  
娘笑道那詩本是我爲林家妹妹所作這和韻又是  
賢妹爲我而作真乃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夢卿亦  
笑道我兩人三年知己今日纔覺若非閒暇相遇何

時能得提起愛娘道我與林家妹妹自幼相親本期  
常久不想半途分別徒惹懷思今又與賢妹相遇可  
意知心與從前無二而賢妹不久又于歸耿氏反合  
林家妹妹相守百年而我愛娘終成陌路矣非忌也情也  
既失一雲屏又失一夢卿恐後來未必再遇一雲屏  
再遇一夢卿也聚散無常時不再來古人秉燭夜遊  
良友以也言之惻然夢卿道天下有情人大抵如此情得  
相契則死亦如生情不能伸則生不如死我夢卿自



先父獲罪卽已心如死灰後見姐姐之詩不覺情又一動今與姐姐相會此情方爲之一暢但不知此後是爲情死是爲情生可得與姐姐常通此情否言情至夢

卿真可謂之情種彼假道學動以義理自相糾繩直一土木偶耳情乎何有愛娘道人之相交無情固不及有情而交不能久則有情反不如無情必須尋一個妙法使此情常在方好笑慙秋閨深寂寞與卿同是一般閒妹妹能與我同閒獨不肯與我同事乎能肯人必不能肯宜卿固女中俠士夢卿笑道姐姐肯與



我同事則我與姐姐便非兩人更可與林家姐姐合而爲一矣夢卿意中本無香兒無怪香兒之忌之也待小人難于待君子恨只恨天不隨人事多拘泥辜負了多少有情男女古今通恨愛娘嘆道我與林家妹妹曾有約在先今若再蒙賢妹見許則我之終身都在你兩人矣不然慈母年老幼弟無知比匪之傷似可逆料愛娘之嫁爲知己而然非私耿腹之美少年也夢卿道男兒知己四海可逢女子同心千秋難遇林家姐姐我雖未見其面然旣與賢姐莫逆則其人可知



自此以往任他人是人非務須同歸一處說畢將鬢邊一枝金蘭花簪兒拔與愛娘道此是小妹自幼服用那一枝為和詩失去至今猶念念不忘此一枝暫與姐姐權為質信若夢卿後來言不應心就如此簪半路分折伉儷不得長久燕宜二人似不當有此一借為一提以立第十愛娘道妹妹何須如此若愛娘必要妹妹信物則妹妹因物而見重是愛娘不信妹妹了若妹妹必要愛娘受信物則愛娘亦因物而見

重又是妹妹不信愛娘了

愛娘為人可愛其言亦復可愛夢卿道不

然物以表情小妹戴用此物原期相伴終身今日送

與姐姐我夢卿之心亦歸于姐姐矣且此簪原因姐

姐失去其耦姐姐若不愛憐尙有何人珍重意在愛

娘聽罷乃接來插在鬢邊自此兩人益相親愛完下

這亦不提却說康夫人自八月十五日來與鄭夫人

議親鄭夫人慨然應允賢哉母乎全女之節故康夫人又于本

月二十五日大行聘禮此一段補筆也二十五日却無義意不過見其行之速耳



然則結同心一事在八月二十四日也 又經全司禮因天子曾許夢卿

為孝女應第八回便又將甘為側室一事奏聞天子天子

大喜詔賜孝女節婦四字牌匾一時傳遍京城凡耿

家內外大小聞知者無不暢快賜匾一節未免落傳

所許便無可疑者益以見耿服之不明也○必全司

禮奏聞者特與回首全司禮作伐相映後第二十四

回亦于獨有任香兒一人心甚不喜伏第十三回

此立根則忌夢卿之貌二則忌夢卿之才才貌俱賦于天有

彼天亦有若偏護者三則同為側室而夢卿來頭正



大家素富貴與自己娘家不同相形之下四則康夫

人林小姐必皆重待而親戚奴僕亦必欽敬顯得自

己卑微人所必然只因這一來有分教言三語四說

不盡無限牢騷慮萬愁千方顯明一身正大統言以

散人曰夢卿之仍嫁耿服乃名正言順事之合

宜者也故回之首尾以全義始終至結同心一

案雖有兩詩為之因緣而算計其相處密邇可

以通情則不得不另買房室以為之地

國祥街三字特為孝女節婦立名



第十二回

老鰥夫妄思繼娶

瞎婆子濫引聯婚

兒女情懷屬少年未聞衰朽尚癡然人間多少風  
流事寧許盲婆口內傳

却說平彩雲自作夢之後亦知夢是自招但想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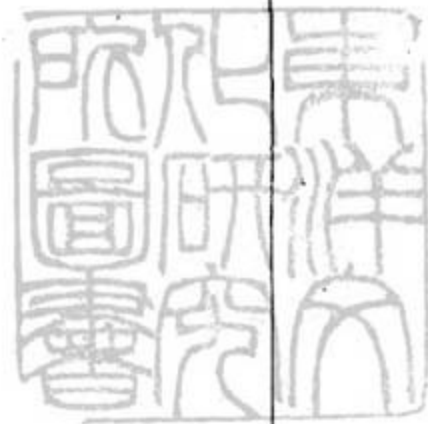
詩少年之心一時難忍接第九回轉瞬間經春歷夏

又早清秋這日上得樓來侍女見往來人稀便撤去

紗窗彩雲憑欄而立只見遠山漠漠古道蒼蒼兩行



碧柳傳聞數處蟬聲一帶清波若見幾條魚影因想  
 道千紅萬紫水綠山青曾幾何時而星移物換正不  
 知向時少年可能重嘶匹馬吟紅葉否正在悵望見  
 從北邊走來個老者思少年而見老者事之不如意者莫此為甚思之無益大有如  
 此頭則顛顛巍巍身則搖搖擺擺嘴似咕咕噉噉手  
 是指指點點似瘋非瘋似呆不呆招得樓上侍女大  
 笑不止老者仰面看時眼花又看不真彩雲見老者  
 抬頭便轉身下樓那老者兀自在樓下徘徊不去你



道那老者是誰乃北城外有名秀才姓季名三思取  
文子三思博學能文累舉不第至今年已六十在城  
而行之意外裕後村教授為季妻室已故雖然過了年餘猶  
 自傷悼不已必是賢妻更兼風情太甚遇着可人未  
 免相思年老如此則少時可知才這日偶從樓外經  
 過正在推敲詩句忽聞樓上笑聲啞啞柔宛堪聽一  
 發觸起詩興流連時久便息在道傍大柳樹下因想  
 道有意尋春無處覓不知轉入此中來突然一見畱

情如此我三思半生花月一世風流豈馬齒加長遂

不以情自命耶想到此間不覺手舞足蹈起來此初思也

情之所感者也遲了一回又轉念道我將暮齒他正青年誰

家黃花女兒肯嫁白鬢老子這樣媒妁諒無人去作

想到此間不覺又心口嗟咨起來此再思也思之既得其正者也

又自解道世間惟有情者知情有才者憐才我三思

自荆妻去世便覺日用起居無知我之人亦無可與

言之人此等情事不但三思為然然只可與知者道不可與外人言也閒常出得門



來那些村姑俗子望之遠避若將浼焉惟不入村俗之目此其所

以為三思也所以為有名秀才也所以累舉不第也今日這女子佇目不移啞

然而笑真是我三思後半世解人想到此間又不覺

心花撩亂起來此三思也私意起而反惑者也三思正在亂想背後

有人聲喚回頭看時却是同學東方名從彩雲詞中還怕風來

掃一句立起身來道足下何往東方道正為代人

求兄作一婚啟不期邂逅中途老兄在此還是悲秋

還是遊春婚啟二字正與三思打照三思道時已秋矣何以言春



迂儒東方與道我所謂春非時序之春乃心目之春我所謂遊非跋涉之遊乃玩物適情之遊也老兄素號情人坐對此樓寧無所感東方與大是解人宜其招市井以致喪身敗名耳世儒赫連照之來也惜乎甘于之不及東方與者求死不得三思便將如何吟詩如何聞笑之事細細告知東方與道可喜可賀老兄紅鸞星又動矣但老兄眼花容貌未知若何且又不知是女子是婦人三思道以我看來定是女郎蓋男有童音女亦有童音方纔笑者正是童音這一



定是個女子若說容貌大約聲之清輕者其容多秀聲之重濁者其容多蠢方纔笑者溫柔和好定又是個佳人童音分男女笑聲分蠢秀盲于目者聰于耳信然哉東方與道老兄既已心許明日遣媒來說可也三思道正有此意奈無其人耳引入下半東方與道這又何難貴村南邊長夜里瞎婆古氏專一走動人家善于媒說小第二房下三房下俱是煩他說來老兄只顧煩他便安古與替同里名長夜明是言三思老不知止以自行於暗也三思稱謝于是拉東方與

到家東方與苦辭將潤筆送給三思進城而去婚啟

正好作遣三思回家尋著瞎婆告以媒說之事瞎婆潤筆

笑道你這老相公老不正道兒大女大還求甚婚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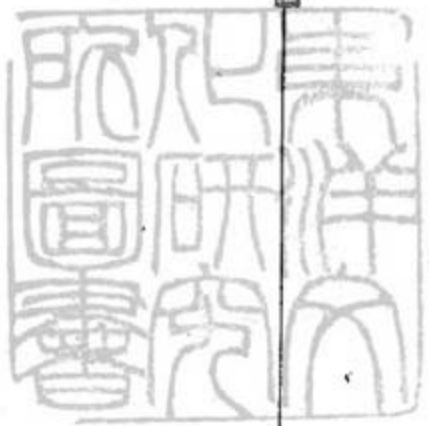
且笑乃人之常事莫不笑老相公的人都是要嫁老

相公的不成妙語三思聽說心甚不平老當取出潤

筆全數賞給瞎婆瞎婆一時貪賺財物隨口應承非

應承也混且說東方與乃京師一個財主祖上原是

商販經紀牙僧自幼夤緣列入鬻門專以走通官府



結交權貴外面招賢禮客好施輕財大有孟嘗平原

氣概內實欺壓良善苦刻貧寒家中姬妾多從訛詐

中得來此其所以劫彩有時高車駟馬出入公侯門

第那些貴人貪他孝敬仗他借貸無不待為上客極

力護庇有時小帽便衣來往市井庄村那些匪類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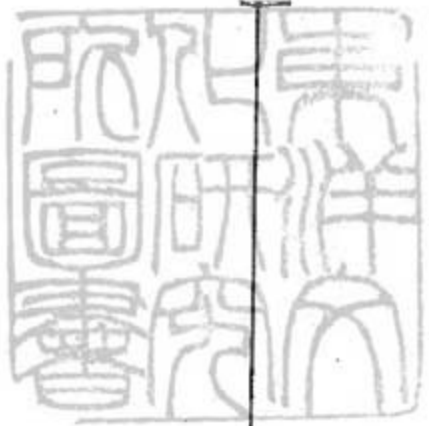
他有錢畏他有勢無不視為尊神小心奉承以此揚

眉吐氣儼然大俠任自立之財主乃市井闊頭當日

聽得李三思說出樓上女子之美令人左近探問方



知是水運使宅室家內只有安人小姐使幾房奴婢三四個侍女住著四五十間房屋家道亦好曾有幾處媒說俱未作成因小姐生得標致安人要擇佳婿是以耽延到今東方與因自想道一個運使多大顯職亦要擇婿以我東方相公這般人才文才家才則可稱為三才相公矣殊不知赫連照直視為殺才也求為二房與正室相亢再無不允之理且我又得一分絕戶產業就令他仍住在他家我却來往歇宿亦甚有趣算計至產業東方與非真好色者



此真好際遇不可錯過誰知天網恢恢東方與纔有此意自家妻子便暴病身亡及至出殯後即令人往水家去提親東方與之喪妻非速其報乃速其劫彩雲也且非速其劫彩雲乃速彩雲之歸耿氏也茅大剛攝彩雲之魂東方與劫彩雲之身兩人皆速死者俱為耿璘照作地步來往說了七八次家人回覆東方與道水家不但不允且又口出惡言說我家小姐總無人可嫁亦不聽那經紀話便無人來問亦不許那東方與故作韵語口傳俱似東方與聽說氣個發昏要煩人情又恐不妥要本傳 卷二十二回

尋事故又怕不便要丟開手又氣不平三要與上三思作對左

思右想計上心來便令心腹如此如此各去幹事伏

四回之獨往此時有一俠士鳳翔府麟遊縣人也賢士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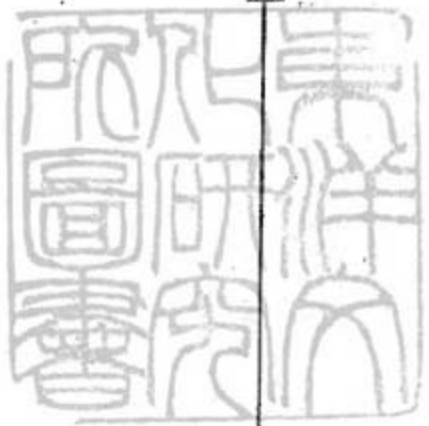
鳳也故特取此地名覆姓赫連取盛大無窮之意名照取昭明之意幼習詩

書能長嫻弓馬武善不思富貴專愛遨遊俠氣聞京師東

方與廣交特來相訪及至到京見東方與如此行爲

乃笑道市井小人屠沽惡少亦能播名遠近可惜泮

水清波都教此輩污壞誓不除去此輩不止聞其名即來見



其行即殺爽哉俠乎這亦不表再說古瞎婆受下三思重賞故

意遲過數日回復三思道那河北有樓人家姓水會

作過海防運使只生一女年歲尙小不便字人以無目欺

有目有目者不知非獨三思爲然三思見說年小亦只好歇手此亦初思

再思也過了些時又煩瞎婆別處媒說此又三思所致瞎婆爲

賺錢財便各處去說此真瞎說說過賈巡檢女兒賈家偏

嫌三思年老賈者假也說過妯理問胞妹偏又秃胖而少

一目妯者妯也說過委經歷姪女雖是改嫁又嫌三思不



富委者說過宦照磨族姐偏又足手殘疾年長而淫

宦者幻也。巡檢理問經歷照磨俱為運使作襯。因此三思把繼娶之心方

始冷淡完上古瞎婆又濫引從良少妓還俗幼尼為

三思作妾三思亦皆謝絕完下一日聞得東方吳媒

說水運使之女不由心中好惱一則惱東方吳背友

無義二則惱古瞎婆欺已詐財晚飯後在莊門前佇

立惱上心來背着雙手縐了眉毛踱來踱去正自胡

想猛然有人叫道老兄何故忽忽不樂三思喫一大



驚抬頭看時見一人身長九尺面若削瓜半部虎鬚

一雙圓眼叉手而語屹立如山世之鳳毛雞胆者非

其精神氣概則索然矣三國演義狀張桓侯日勢如

奔馬今狀赫連照日屹立如山皆從精神氣概中看

出三思隨即拱手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僕乃鳳翔

麟遊赫連照也從來傳異人者必以不言其姓字不

尾為高然如楚狂接輿之名陸通用里先生之名周

術及此然張公之立國海外皆表表在人耳目也奚

必落傳奇套數哉故于三思之間即用赫連照自家

叙出且明見于第三十六回又暗見于第五十二回

本傳

卷二十二回

情是俠人今

見老兄大有鬱鬱之意偶爾觸懷不覺失口動問家自

不解縐眉頭亦不願人家縐眉頭是俠士三思道鄙人私衷何足以勞清

聽赫連照道紫陌紅塵隨他世事青畦綠畝樂我天

年我看老兄是世外人當作世外想僕非外人也但

言不妨目三思為世外人又自叙曰非外人蓋非外人即道中人也則前此之問非突然亂問可知

赫連照乃三思驚異知為異忙延入草堂相叙語

中言及喪偶之事赫連照笑道僕不意番番黃髮猶

如此兒女情長也僕一介愚夫三十喪妻終身不娶



况老兄皓首窮經尙不能以梅為妻以鶴為子乎從

傳俠士者必以其吐詞慷慨果勇為奇茲三思又言

及東方與背友媒說一事不脫赫連照怒道東方氏

之不法聞已盈耳此特其小焉者也僕實不願天下

生有此人不言殺之者亦以避傳俠士之故套也三

思道足下居止可得聞乎赫連照道遨遊四海到處

為家何須有一定居止不知有人亦不知有我俠哉三思道以足

下材略何求不得掛印封侯談笑事耳赫連照道丈

水滸傳 卷二十二回



夫讀書萬卷何管南面百城誓不向刀筆吏以求生

活也視貧富貴賤三思道然則足下更又何求赫連

照道日食不過斗米夜臥不過丈席此外皆外物也

又何求哉既無所求則亦無所爭所爭者兩人坐談

不覺山風漸起暮雨方來庭竹依人簷花挽客三思

設酒留宿三思不是迂儒赫連照並不推却秉燭痛

飲促膝高談屋頭風氣全無窗外雨聲漸大有佳客

夜三思之子季狸季狸出場矣季取其年齒拜求劍



術以劍客待赫連照未免唐突然後面許赫連照笑

道我看你年少英奇當習詩書是諳韜鈴是建大將

旗鼓為國家折衝闔外是一人敵何足學哉是是○

乎我非好為入師者然不妨暫留為汝指示耳三思

父子大喜只因這一來有分教奸徒媚子人人落胆

義女良夫個個揚眉引第十四十八二十七三十六

散人曰彩雲之歸耿氏最為無因故算計其歸

之速且易也不得不有東方翼之劫而未劫之

先又有季三思媒說一事以便引出赫連照而季狸亦登場矣

古瞻婆姓氏與儲兒憐兒同類

第十三回

任香兒被底讒言

宣愛娘花間麗句

大家風度自高函固寵爭妍總未諳樹背萱花根已立萋斐何事語詢詢

却說耿腹自宣德三年八月初五日觀兵部政十五

日重與燕家定親二十五日納聘接第十一回起以

官在定親之月深許夢卿也必擇于宣德四年二月

初五日親迎不覺冬盡春初于歸在邇記四年二月







時正是重重喜慶十分興頭這日散衙回家晚間茶  
 到香兒房裏香兒正換晚粧耿娘手扶香兒肩背指  
 著鏡子道你看這鏡中人可還好否甚趣香兒道你說  
 何如恃寵耿娘道鏡中者有風致鏡外者有滋味諱香  
 兒道風致是如何講撒嬌耿娘道如花欲笑有一種迷  
 人之態愛極香兒道有風致者眼下就來何必看這鏡  
 子醋意耿娘笑道那人來時却與你大姐姐一般同是  
 主母雖屬諛語却是正言直呼雲香兒亦笑道人  
屏曰姐姐香兒之有寵可知

尙未來便護在頭裏主母便是主母莫不會喫人不  
 成非惟醋也且無雲屏久矣是夜同入鴛幃共枕而臥正好香兒  
 道那人你會見過顧第比大姐姐若何自比也借取  
 娘道比他還高些還白些香兒道大姐姐已是粉白  
 他又更白莫不有病極醋耿娘道未聞見說有病香兒  
 道手兒如何耿娘道比你大姐姐亦還細些香兒道  
 脚兒如何耿娘使用雙足夾着香兒的脚道比大剛  
捻者裙子過長雖看不真亦覺得比你小些香兒所不喜聞

香兒半晌不言語醋之遲了一回又道性情如何耿

脹道這却不知香兒道他替父認罪不肯另嫁是個

有本領的人前日夫人說不管家務了明日他來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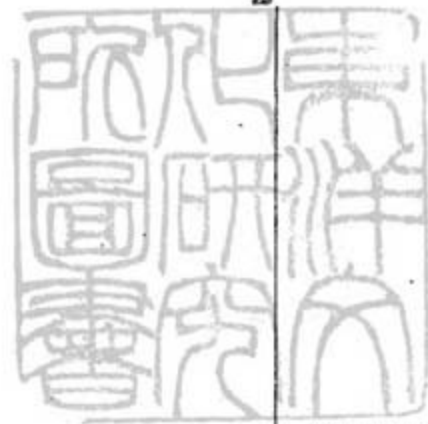
何不靠他料理以言耿脹道還有你大姐姐在先他

如何越得已有香兒道不是我說大姐姐為人心慈

面軟未必是他敵手與其後來伏輸莫若先讓一步

巧言如簧耿脹道要你作甚你須要幫助已入香兒

道我是何人在你身邊能生一男半女不落人眼下



就是萬幸還須要長得你的歡心方不受人作弄驪

再生不過如此一邊說著淚珠兒滾下枕來真好耿脹道這

些說話如何今日方纔提起莫不是怕新來人欺侮

不知中計反明問之香兒道怕亦無益只是知面不知心我的

嘴又快一時間言差語錯犯着忌諱你若再不替我

分解教我如何存身不讒之讒耿脹道你又並非銀

錢買來娘家又非小戶有錢便非小戶香兒所恃在

入其如何會有變更香兒道我雖不是買來究與娶



的兩樣自家苦處自家知曉奇鈞香韻耿服道你只

放心我自冇道理不知不覺香兒聽畢方纔用耿服

的汗衫拭乾眼淚必用耿服汗衫將身偎在耿服懷

內女將軍功成且受降矣○衆人中你貪我戀至四

更方睡此乃任香兒之初次浸潤也點明上再說宣

愛娘自與夢卿定情之後彼此時長來往這日因係

元宵後夜早晨便約下夢卿晚間過來看月恰好吉

夫人來看甥女吉夫人久不提亦因金吾不禁坐至



四更乃去故此未得相會愛娘獨自坐在梅花盆架

之下亦至四更京師北方氣寒貴家梅寒雞半夜長

啼冰月一輪西轉情緒紛紛因用夢卿春閨齊西蹊

低啼五字原韻句首藏雲斂晴空冰輪乍湧八字又

將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

來二十個字隨便填入八句之內本屬纖巧愛娘作

完寫在淺紅小箋紙上同着題壁詩稿都放在粧匣

傍邊方纔就寢及至醒來早已天亮尙未梳洗林夫

人帶了雲屏來看姑母雲屏見過宣安人就到愛娘

房裏說道日高猶自不明眸你好懶懶以西廂愛娘

迎着道妹妹來得特早知其早來有因故不暇以諛

者雲屏道喜鵲傳音安得不早語答之不然愛娘豈非善諛

喜兒事奉愛娘梳洗誰知那三首詩俱被雲屏籠入

袖內雲屏偷詩欲以燕宜二人之相愛娘梳洗已畢

見過林夫人又同雲屏在自己屋內坐談多時所談

而可知雲屏又到宣安人房裏林夫人正合宣安人言



講愛娘之事省雲屏道姑母若不從姐姐志願姪女

亦不敢多言我母女今日此來特為明白告知以全

我姊妹素日情義我看姐姐雖則說話行事若不經

心其實有一定主見主見已定林夫人亦道以甥女

人才豈不得一佳婿但紅顏薄命天地間事那個可

以拘泥果然拘就如燕家姪女甘心還到耿家那便

是他見得到處惟見得到自古及今有多少郎才女

貌被那愚父愚母執固不通作壞事體大則生死相



關小則淫私紛起亦是見想亦賢妹所深知者也宜

安人道我作母親之人亦只要女兒得所大主適纔

尊嫂及侄女所言甚是我亦無可奈何語中有淚慈

兒女者其亦知之否宣卿妙人必當曉此于是雲屏大喜用畢早飯切上

辭過母親姑母回至家中來說宣安人非林夫人不

之後則用不著林夫人矣悅雲屏之不嫉也康氏成

腹喜出望外既有林任二美又得一于是又擇吉日

大會諸親到宣家定親此時鄭夫人却在首先會諸



之內以夢卿與愛夢卿聞之喜而不寐香兒見了憂

從中來君子小人晚間雲屏將袖來的詩與耿服看

耿服驚喜道真天假之緣也我前歲抄這詩時就說

京中那有許多才女只道是四方流寓不想竟是他

兩人怪道疑識處都用隱語可惜我一向粗心並未

猜想詩說畢又看那夜月待夢卿之作其詩道

雲開風動月光齊寫夜之良。句首藏雲字韻斂

步迎回東復西斂步迎回者小步徘徊也寫待人

水滸傳 卷之二十三回 六

中填晴戶無人來玉井言所約之不來。首藏晴字中填戶人來玉四字

空廂孤影立花蹊言一已之獨立。首藏空字

侵弱質魂疑隔輪轉柔腸黛半低正寫待字心情。首藏冰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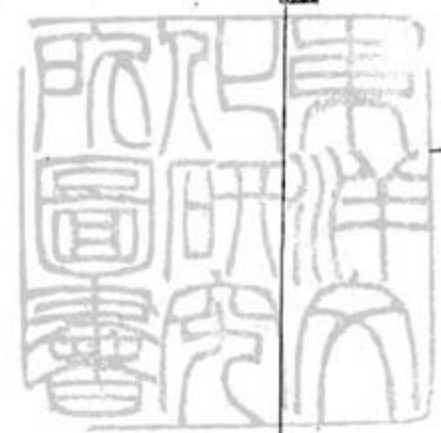
字韵用低字中乍是牆邊學待約湧然漏下怯雞

填疑隔半三字啼言待久夜深情愈不已。首藏乍湧二字韵用

亦不妨遊戲作啼字中填是牆待下四字。固落纖巧然用以

耿脰看完說道他兩人既如此能詩明日到得咱家

正可稱閨中詩友點明下耿脰此時喜笑非常來到



香兒房裏將上項事告知香兒香兒已早知之耿脰故復告之香兒之寵

日益固矣香兒道宣家姐姐之會作詩已會聽見說過若

燕家姐姐之會作與否今日方知但不知作詩有何

用處問得是。六經皆聖人耿脰道這個難講但臨

風對月詠雪吟花亦足以暢叙幽情不日詩有貞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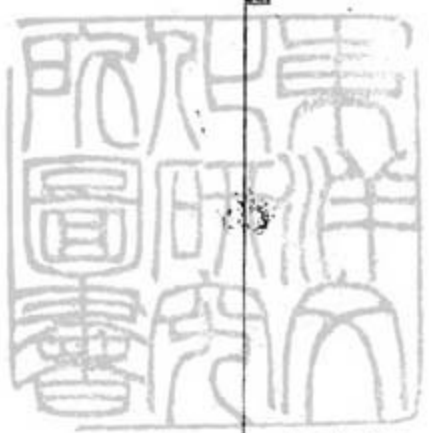
化移風俗而但以風花雪香兒道我想婦女們又不

應考何必學習詩文燕家姐姐的和韵詩幸而遇著

自家姊妹倘若遊冶浪子假作豈不惹人訕笑得



無跡燕家姐姐乃細心人爲何想不到此以褒就是宜  
 家姐姐亦未免多事亦帶說上況且婦女們筆跡言語若  
 被那些輕薄子弟得了去有多少不便處說得極有理我不以  
 人廢言宜乎耿耿腹聽了半晌不言語香兒半晌不  
 至此半晌不言語是惑之言語是醋之  
 至○此又是上半回餘文這且不提再說愛娘自正  
 月二十五日耿家定親以後補足省文○終身有依且又  
 得與林燕長相聚首真乃不世奇緣一日閒暇無事  
 以春閨爲題集古女子詩句作七絕五章以寄燕夢



卿道

桃李芳菲二月天

李飛仙

一枝和露壓神仙

卓英

粧

成吟罷恣遊樂

鮑文姬

燕語春泥墮錦筵

龍城

貴主

情來對鏡懶梳頭

李冶

一縷祥烟綺席浮

溫婉

坐

久此中無限興

鮑文姬

遲遲日影上簾鉤

鄒賽

貞

天與羣芳十樣葩

龍靚

千尋錦繡絢明霞

鄒賽

貞

塘雨過無人到

朱靜菴

一片閒心對落花

鐵鉉

女

蘭閨豔妾動新情

長孫皇后

頻倚銀床理鳳笙

卓英

十

二樓中春色透阮碧霞何愁子晉不聞聲眉娘

咳唾輕飄茉莉香趙鸞銀缸斜背解鳴璫平康西妓

樓今夜三更月鮑四羞睹紅脂睡海棠謝金蓮

不言夢卿得詩此又是下半回餘文再說耿脹初見夢卿求代

父罪生了一番敬慕之心次見夢卿甘為側室又生

了一番恩愛之心後見夢卿文學風雅復生了一番

可意之心及至聞香兒之言不免又生出一番不足

之心性不自定之病因想道婦人最忌有才有名有才未免



自是有名未免欺人我若不裁抑二三恐將來與林

宣任三人不能相下此皆香兒浸潤之所動也一段收結

本回以下完是時乃二月初三日耿家遍請親眷男

親康蘄春火信安吳安陸吳副憲及捐主事銜任自

立任自立冉安人之列入客位一見香兒之有寵一見任氏之多金也不許以白丁在座故以捐主事

銜女親蘄春膚夫人信安康夫人安陸胥夫人林夫

人宣安人花夫人冉安人此安人不比彼安人是日奴僕奔走

賀禮盈門一時有與耿忻耿憬耿懷耿脹相好文武



都送禮作賀有尙書高其節高夢卿之節學士賀嘉賀夢卿之

嘉給事中揚休揚夢卿之休美御史于飛喜夢卿于飛之喜郎中聞

斯興聞夢卿之德則感興主事陰傑夢卿乃陰道中之傑出者王仿後為戶部尙書

鄭堃後為兵部尙書學正曹鼐後為大學士英國公張輔越

國公胡繼虞美夢卿能比美前人鄧國公馮志寧美夢卿能寧其志意成

國公朱伸美夢卿能伸于諸人之上邯鄲侯孟徵解見第一回宣寧侯

曹大年美夢卿能畱譽多年西寧侯朱瑛平鄉伯陳懷武進伯

朱冕建平伯高品美夢卿能自立其品指揮樊忠後為護衛將軍以上武



官○王仿鄺堃曹鼐張輔朱瑛陳懷朱冕樊忠俱真  
有之人伏第五十六回土木之難胡繼虞馮志寧朱  
仲孟徵曹大年高品賀嘉揚休陰傑伏第三十三回  
東海之役高其節于飛聞斯興伏第四十四回耿胤  
等結親○不將後文之人全行伏入者等眾四五十  
恐涉板重也故隨以等眾二字統之

家過了三朝耿胤將蘭花簪兒還給夢卿夢卿亦送

與愛娘仍舊合在一處應第十一回畢竟這一來有

分教游移反側徵士德之二三柔順安祥見女行之

貞靜

散人曰此為香兒用讒之始後來耿燕之不和

皆香兒暗中搆之也然香兒之讒方入愛娘之事已成此萱草所以忘憂

賀客中必用土木之英東海之彥及後日結親

諸君子者見夢卿為眾賢所許耿耿不當以讒

見疎



### 第十四回

激義俠一夫獨往

適心意三女同歸

大塊茫茫寄此身得相親處且相親世間聚散浮

萍似為語癡兒莫認真

却說赫連照在季三思家傳授季狸五德四機五善

四欲之道過了些時不辭而去接第十二回起。不

德者智仁信勇嚴也四機者陣機器機力機將機也

五善者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

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夷險四欲者戰欲這日

水滸傳

卷二 第十四回

一



正值二月二十四日夜間自西山遊訪而回約料三更左側聞得路傍樹內有人私語潛身細聽都是替東方吳劫取水小姐的惡奴在那裏誇論劫取如法回去可得重賞不叙如何劫取者省筆也不覺勃然大怒大步走入樹林罵道狗輩是東方吳何人敢于輦轂之下肆行亂法本營在此若不實供立着巡兵拷問因又向樹林外喝道眾兵役俱遠遠圍住不許窺伺亦不許走脫一人違令者斬有勇有謀將材無疑四個惡奴見赫連照



人物軒昂肋下懸劍都認作京營將帥從本營二字生出

齊跪訴如何東方吳媒說水小姐不成如何令他四人夜入水家用熏香劫取現今又如何抬至西直門外了緣寺內合主人完婚因手指着有窟窿大皮箱道此就是盛水小姐的箱子此即第十二回赫連照之如此如此也又罵道狗輩之罪俱當梟首四人一齊叩頭乞命赫連照飛一劍去早斷了兩個那兩個要走亦被趕上殺死惜不曾問得水運使住處如問得便難入耿家矣箱內果

有人睡在裏面微有鼻息蘭桂芬香只得用手托著  
 向南走來到得門頭村前後見有一座極大墳院陽  
 宅內燈火輝皇有人宰猪殺羊中有一人道燕小姐  
 到咱家反居二房真是老天無眼又一人道前日嫁  
 來時節天子賜匾文武公卿都來作賀他自不作正  
 室要作正室大約不難又有一人道他乃通禮之人  
 斷不肯如此奴僕自當復又聽得一人道明日來的  
 是那位夫人又一人答道四位老夫人四位少夫人



全來赫連照聽畢因想道燕小姐乃女中丈夫我將  
 這女子安放在此院內想他自有處治于是從牆上  
 將皮箱托入牆內安放在東廡之下仍復跳出牆外  
 仗劍向了緣寺而來解脫菩薩來了東時已五更天  
 氣踰牆而入但見閣殿崔魏庭廊曲折曇花弄影貝  
 葉傳香真好佛地也誰知真好養奸又越過幾層牆門並不  
 知密室所在恰好有一小尼從厨下取水口內喃喃  
 的忿怨此小尼乃勾魂使者赫連照隨了小尼曲曲



彎彎走到竹林內小板門前小尼推門而入鈴聲鏘然回手關門飛一劍去小尼大叫一聲早已倒地此殺小尼與第五十二回殺小童相似世之以無辜履危地而遇難者豈止此小尼小童而已哉赫連照跨入門內見屋裏燈火如晝聞得男子聲音說小緣如何聲叫小結緣也赫連照搶入屋內喝道東方巽狂賊今日特來尋你那男子慌張奪門要走已被捉住支持不得跪在地下那座間兩個少尼一個少婦俱搖作一團那男子哀告道大王將軍金剛祖宗心慌口吻



若少使用小人多有赫連照道誰用金帛只要你頭此物真那男子道小人無罪當敲赫連照道夜宿尼菴奸聚婦女非罪而何就事問事從實供出丐汝好死那男子道小人東方巽本身秀才素與這了緣寺尼姑有奸實係尼姑招引望祈原諒又當敲嘴赫連照道他罪不及細問只今行劫水氏安可饒得結案東方巽叩頭有聲正在哀求頭已落地此即好死不則零割之矣那少尼少婦嚇得便溺直流赫連照逐一究問尼姑一名悟寄寄與

妓一名悟昌昌與同自來結交施主勾引淫邪入寺婦

女多被汚辱又恐事後不肯往來立下賬目脅令依

從怵心場目今日要將水小姐搶到此間與之強合

水家若羞事息訟便去認親不然或幽閉於此或送

往遠方另作計議那少婦姓縑與駱乃茅球之妾姦

報自舊年入寺已與東方吳相通今因回家看母又

偷到此是第三次了事不過三赫連照道可惜帝里瑤京

可笑佛門淨土乃為此輩辱沒此輩不少赫連公不能盡知耳隨將



賬目要出却都不忍看存心人都放在燈上燒毀先將悟

寄悟昌緩緩處死每人各割了十餘劍恨極當如此殺次將

縑氏來殺縑氏已早嚇死縑氏之罪在後兩次之入

等之所引而失身也故可從輕因屈指自記道我看京城內有有傷

化理者六人可曰六逆此公指不多屈六人既入毀

御史茅球伏二十四回之獲罪者不欲以朝廷之法盡假手于草野也

秀才東方吳已結醫生胡念菴和尚宗寅以淫為主

回道士葉淵伏第二十二回季狸尼姑悟寄是也



悟寄如能殺此六逆亦一快事也于是躍然仗劍出

寺而去野外橫尸寺中斷首不聞追捕者省筆也

二尼爲其事縲氏爲知情一併受誅此再說本月初

五日耿腹親迎夢卿到家鄭夫人陪送侍妾四人春

晚春欄春亭春臺晚欄亭臺乃藝蘭護蘭遮蘭藏蘭之所與第二十七回更名相映

耿腹與夢卿數年睽隔一日相通彼此敬愛迥異尋

常過了三朝又與愛娘行聘卽于本月十又五日迎

娶宣安人亦陪送侍妾三人喜兒和兒順兒喜和順乃愛娘



用作正是一月之間連得二美耿腹亦不知身居何地

也宣安人亦真成岳母矣應第三回康夫人以林雲屏先娶命呼爲

大娘燕夢卿年雖小却係原聘爲二娘宣愛娘爲三

娘終是娶的任香兒爲四娘香兒氣否然命自康夫人名正言順然愛娘生

于永樂五年丁亥二十三歲最年長次是雲屏戊子

年二十二歲次是香兒己丑年二十一歲彩雲亦是己丑二十

一次是夢卿庚寅年二十歲故四人仍各按自己年

歲以姊妹相稱此是私情此不必提至本月二十五日兩

位新娘俱往墳上拜祭康夫人邀請棠荆合三夫人  
 妯娌婆媳八個一齊同來不入陽宅在墳院門前不  
 轎家丁開門纔看見皮箱急告知耿娘耿娘走至箱  
 邊見箱上有碗大窟窿十三四個通氣者也露出衣服彩  
 色令家丁開了着時却盛著一少年女子兀自酣睡  
 不醒中得熏香太重了幸遇赫連耿娘大驚不必驚  
 為謀淫也查問四圍牆垣門扇門鎖俱皆無迹又下  
 耿娘少見此應大異益以見衆夫人上前家丁退後康  
 覺大異赫連照力大而捷



夫人見那女子似中毒一般于是今年壯僕婦將女  
 子抬出皮箱安放在行床上面康夫人親身檢看那  
 女子細穿一身色麗衣服制度齊整非下賤自上至  
 下從外至內無一絲布縷非貧寒且裙帶鈕扣亦無  
 一處解脫脚帶牢拴髮髮不亂不像被人污辱者為  
雲立地步步益見康夫人細心因又令人扶著坐起灌了解毒藥物  
 不多時見那女子咳嗽輕飄腰肢漸轉雙眉展處黛  
 色如飛二目開時波光頓起可知其美彩雲醒來見自己



坐在中上左右侍妾無一熟人見一般四個年老佳人  
 淡粧雅服一般四個青年少女月貌花容自家亦  
 不解其意有如康夫人將前項事體細說一番省彩  
 雲方起身陪禮道舉止安詳安詳妾乃門頭村北水氏之女名  
 曰彩雲昨夜未寢之先因身偶不爽和衣而臥老母  
 侍婢皆在左右不知為何人作弄以至於此說畢淚  
 流不止情理康夫人勸道這便是門頭村回去見過  
 令堂自然分曉當下拜祭已畢耿腹在墳上等候本



應去婆媳八人連平彩雲九個雲屏四個亦可不去然  
 一處既已省以應五妻之說則會在  
 事且又省文一行四五十人令熟人引著直往西大  
 河而來五里遠近早到水家門首見門戶洞開大小  
 如麻似遭事因見轎內有他家小姐便走報水安人  
 眾夫人廳前下轎水安人淚流滿面走出前廳拉住  
 彩雲問知備細因向眾夫人稱謝道昨夜小女抱恙  
 一更之後不知如何全都睡熟及至醒來一物不失  
 只不見了小女真正家門不幸生此暗昧之事在眾

夫人面前實覺無地自容敘事叙言俱皆簡明康夫人道以我

看令愛絕無別故已曾檢看過也想是與尊府不孚之人弄

此鬼魅耳荆夫人道雖欲壞尊府清名却不應放在

我家境內若說移禍東吳則家國公現在總理京營

亦斷無是理水女被劫耿氏得妻一段奇文豈不轟揚衆口且東方朔尼菴被殺又復同時

非總理京營之大有氣力者不能掩其事也不但伏第二十二回之表薦季經衆夫人正在

言講解慰解慰楊安人忽然水家侍女報與水安人

道小姐自縊了此亦不可少者所以見彩雲之有氣節也蓋思被劫之時惡奴雖不敢有



別故而近唇鼻香以手度足之耻恐不能無安人大驚衆夫人亦一齊進

內此時却救下彩雲灌藥解勸彩雲只流淚不語可與

知者道難與外人言也合夫人手指雲屏夢卿愛娘香兒向水

安人道這四個都是舍姪耿娘一人妻室且都是仕

宦家小姐以大二三四挨次稱呼舍姪自幼算命有

五妻之喜今日偏遇令愛或者天假之緣亦不可知

此所謂撮合山也水安人此時怕人傳揚只得將錯就錯便

向康夫人商議康夫人却甚歡喜一面令人喚耿娘



來見岳母一面令雲屏夢卿愛娘香兒各拔金釵一枝權作定禮水安人見耿腹年少英華耿腹見過彩雲容貌彼此豈有不相投之理耿眼前身不知與五老人不知又受耿腹何等厚人有何情緣而月下賄為其聯屬如此也一笑乃定于三月十六日行聘彩雲生日四月初一日迎娶康夫人以彩雲與香兒同是二十一歲命為五娘五妻已全應第四回口假若不改為五娘也看命為五娘一段可知康夫人之喜矣康夫人不喜香兒則眾人之不敬重香兒又可知矣小人之不善皆眾只因這一來有分教爭妍固君子激而後成信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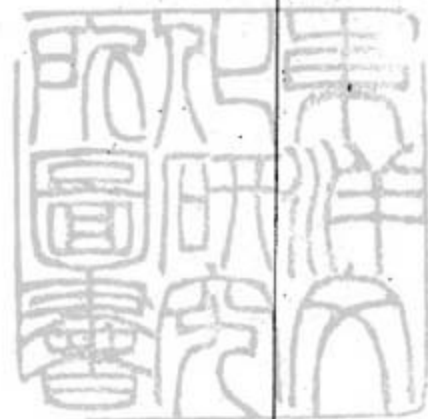


寵者列戶而分門合志協心者同舟以共濟引第二十六三十一等回

散人曰此回為單傳彩雲歸耿文字故于遇救回家自縊迎娶諸事俱一串叙出是為滾作法燕小姐乃女中丈夫想他自必有處治及與尊府不孚之人弄作鬼魅二語是前後帶映處家國公總理京營一語是前後補空處向林外虛喝是點明一夫二字再叙夢卿于歸又叙愛娘

者是點明三女二字或曰彩雲之歸耿算不得  
適心意然觀前此之抄詩夢和後此之歸寧全  
篇直謂之適心意何傷

小緣悟寄悟昌之名與古瞻婆同類



第十五回

燕夢卿讓居別院

林雲屏承理家私

幾掛珠簾幾折屏鳥啼花落滿幽庭兒家莫謂無  
材具羞與凡葩鬪娉婷

却說耿服自娶彩雲之後接上康夫人移居在樓後

正房將家務交付耿服以圖養靜差于是雲屏讓夢

卿夢卿讓雲屏三日不決讓至三日還是康夫人命

雲屏管理夢卿為副非擅寵希又分定正房為會親



公所令雲屏住在正樓下其東一所令夢卿居住

左虛

之意愛娘又住在東一所之後另

言樹

一所

作耿腹習靜書齋迨香兒移居則習動矣任香兒移居東廂

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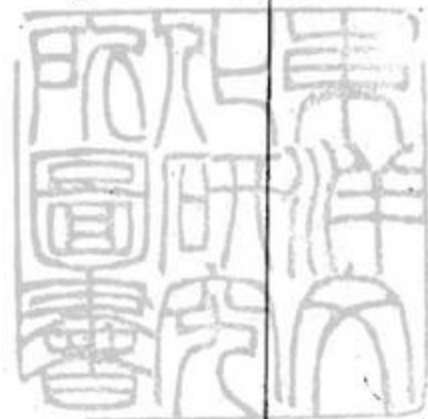
在西廂也平彩雲住居西廂以上總叙西廂後有攬秀軒三間

穿廊一代看山小樓一座北與西一所相通西一所

內有臥遊軒日耕樓蕉鹿菴百花臺如斯亭諸勝又

與正樓的西配樓相通東廂後有曉翠亭午夢亭晚

香亭三座花木繁多由假山洞內穿過便是東一所



東一所內有九畹軒九臯亭九迴廊諸景西與正樓

的東配樓相聯夢卿所居五間正房之穿廊後邊萱

花坪北小閣三間便是愛娘住處東有葡萄園一區

西又與康夫人所住正房前東廂相通以上大約東

分叙

西配樓前後兩面俱是一樣門窗從正樓看時是東

西配樓若從東一所看東配樓又是向東的正樓從

西一所看西配樓又是向西的正樓故五房來往俱

不必從兩角門及正房內穿走矣此真極曲折之妙

也總一正樓前梧桐兩株干霄蔽日所謂百尺梧桐

畫閣齊也滿墀芍藥醉雨迎風所謂紅藥當階翻也

畫出富貴雲屏因夢卿有天子賜的匾額仍將正樓讓給

夢卿居住此讓亦是夢卿道姐姐居長妹妹如何僭得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如此行時教宜任平三姐姐

何以居我之後此一不便也其知者為姊妹之相和

其不知者為姊妹之相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

以招小人之窺伺此二不便也讓得甚是看後來任平所為可稱前知



雲屏方纔不讓是時康夫人屋內有侍女十人五個

年大的名采蘩美諸侯夫人之詩采蘋美大夫之詩采藻同上采芹

泮宮頌采綠婦人思其君子之詩俱畱在身邊服事五個年小

的名采芣家室和采菽天子錫與之詩采葑誠棄德音之詩采蕭淫

之采艾同上觀五婢之名康夫分給五房于是雲

屏房內侍女五個枝兒葉兒條兒苗兒采芣枝葉條苗皆林

中之夢卿房內亦是五個春畹春欄春亭春臺采菽

愛娘房內四個喜兒和兒順兒采葑香兒房內三個



綠雲紅雨采蕭彩雲房內亦是三個汀烟渚霞采艾

汀渚亦萃之所聚 烟霞為雲之餘 一共二十五人 此耿服之二十五

房內又各委出一人專以服事耿服枝兒管衣服春

碗管飲食 代主中饋 喜兒管器用綠雲管玩好 骨董

皆喪志 汀烟管書史 以彩雲通文也然彩 五房內又

各有家人媳婦輪流上宿 以上叙讓居承理之事議

定風媽媽索媽媽專管每日早晚開關重門以內各

院門戶 風索與 康爵之妻鼎兒邱頤之妻養氏專充



裏邊厨娘 取鼎養 井渫之母江氏習坎之母海氏專

司裏邊茶水 江海之水 寡婦姬氏杜氏等二十人專備

洒掃 姬杜與 甄氏憲氏等四十人專作女工 甄憲與

眾允之媳洗氏需存孚之媳越氏專候各處使命 越洗

與喜 其餘婦女俱各有執事重門是老僕嚴謹周詳

管看 謹出入 二廳是小童金鶯玉燕白鹿青猿管看

鶯燕鹿猿聲俱 就住在重門外東西廂廊內大廳是

小廝賀平賀安賀吉賀慶管看 平安 儀門是老僕周

宣管看宣通內外就住居陪廳傍小屋內立定管家二名

眾允眾皆允信需有孚事有所待管出入賬目二名眾

生之舒用者舒管收放糧米二名高廩亦有萬箱乃

箱萬斯管辦庖厨四名由頤所從以甘臨以甘于馨食

自適包有魚包裹美物管辦茶水二名習坎彼此足用井潔潔清可飲

管辦酒果二名康爵酌彼黃流黃流黃流在中管辦布帛四名

巴川西蜀出錦吳茂吳下茂苑出紬白越黃潤皆布別名管看大門四

名高開高閣高其閣卜吉卜臧卜云其吉管看二門二



名夏屋夏屋渠渠楚宮作于楚宮預備日用轎馬二名朱幘朱幘

鑣金柅車柅堅固輪流夜間督巡四名門柝重門柝豫防豫防

防牆有茨禦人可以韓之盧守夜應答賓客四名言有序

言有物言語與順惟清惟寅接待敬謹按班親隨八名安節順

奉勞謙勞而不伐升階于上馬壯力任重遠朱褌朱繡公侯之命服

童蒙幼而蒙昧童觀幼而無識管收租債二十名于郊于野于

陸于陵無地方實方早黃茂康年年豐租富百朋南金護

而平施甘棠用財不苛隨有求隨有獲有求必得益十朋

木蘭香 卷二 十五回 五





賈三倍益利方至川江之永益利富方穀馮市義富  
方穀則當如其餘男僕俱備雜差儀門前東廂廊第  
 一間管家坐落西廂廊第一間管賬目坐落其餘俱  
 各分坐處自此耿家法度一新諸事就緒內外肅然  
 此雖雲屏調度而夢卿之力居多叙家私夢卿所往  
 東一所之南一代假山山洞中有小門兩扇可以開  
 閉山前翠竹千竿遮住洞門竹林北曲曲折折的魚  
 池水內一亭便是九臯亭亭西花廳三間香蘭四繞

便是九晚軒軒北迴廊一座來回九折足以迷人便  
 是九迴廊九迴廊之西是東角門九迴廊之北朱扉  
 雙啟花牆數曲裏邊是夢卿住房那魚池從東而北  
 直通葡萄園中有小橋二架一通假山洞門一對九  
 晚軒有小船一隻以渡九臯亭朱扉內正房五間中  
 三間前有抱廈後有廡座三間的中一間靠北有屏  
 風一架大牀一張從左邊轉過屏風出後門便是往  
 愛娘房內去的穿廊穿廊下櫻桃樹兩株玫瑰花數

荒三間的左右兩間俱作裏屋西裏屋內有北套間  
 一間東裏屋內有東套間兩間抱廈西邊有紫荊花  
 一樹東套間窗外有芭蕉十數本山石一座高下向  
 背可坐四五人北套間之西小穿廊就通著東配樓  
 此東一所之大概也 叙別院一段 泗國公耿忻聽得雲屏  
 夢卿如此料理因大喜道我夫婦日久有所託矣 伏  
二十二回 病中遺語 棠夫人素愛夢卿益加歡喜原來耿忻年  
 已六十並無子女意欲告休故有此言 以房次而論泗國之封當



及耿腹此耿順所 耿憬生四子耿脫耿服耿盼耿眺  
 以為嗣承襲也 耿懷生五子耿腕耿臙耿臙耿皓耿脰連耿腹共十  
 人耿腹居長次耿腕三耿脫四耿服五耿臙六耿盼  
 七耿臙八耿皓九耿脰十耿眺是時耿腹家內氣運  
 興隆雲屏又與夢卿商議要將眾家人內再行調換  
 以各稱其事夢卿道現在分派事件俱與其人相稱  
 亦不必更改惟童觀童蒙兩個未可深信童蒙雖若  
 質朴而心地不明恐被人連累童觀雖若伶俐而見



識瑣小恐見利即迷但目下劣迹未露難以遽更俟  
 之可也伏第二十五下半回甘棠馮市義前于麥秋  
 收取菜園租價雖欠少數十金然非兩人之詐亦非  
 兩人之不力也園戶既都與順儘可令其帶償古人  
 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甘棠馮市義是也後必  
 得其益伏第四十八回雲屏又用夢卿之言將一年所  
 收地稅房租分作十分五分為日用之需一分為祭  
 祀之用一分為賓客之資一分為賀弔之費其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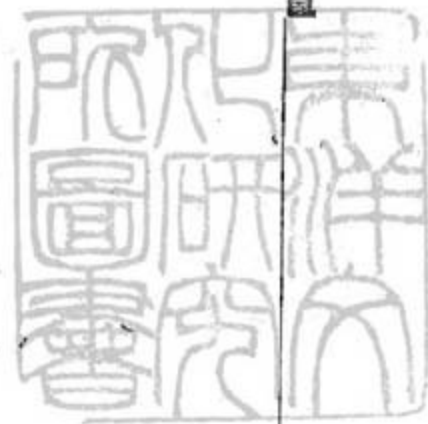
分收藏以備緩急每十日一小算一月一大算三個  
 月一總算一年之內務令有餘斷不可不足又令眾  
 允需有孚重定治家法度一不許私出私入冥頑生  
 非二不許延道延僧接交匪類三不許無男無女聚  
 賭羣飲四不許說東說西遞語傳言五不許穿用錦  
 繡戴用金珠六不許侮人貧窮欺人良善如有犯者  
 事小三次後一總責罰事大則立即處治斷不寬恕  
 以此家下內外又都愛敬夢卿又叙家私一段夢卿所居正

房五間中三間為起坐之所西裏屋為寢室倚西牆設床一座餘處各設什用等物床北有小門通北套間北套間為靜室裏面茗碗香鑪花瓶書案玉軸盈箱牙籤滿架東裏屋亦為寢室南窗下火炕一不北牆邊設大櫃二頂櫃傍一小門通東套間東套間為粧室近窗設方棹一張臥椅一具其餘香奩鏡奩衣架盆架無一不備東牆邊亦設大櫃二頂至中三間內除中一間設有屏風大床外其西一間靠西牆一



帶設大櫃四頂北邊一小門通西裏屋其東一間靠東牆一帶設長木案一條北邊一小門通東裏屋又東一間北簷外接連廡座另套出小屋一楹內設皮木等箱二十四個乃耿服來東一所時春晚等退臥之所其屏風前大床即令上宿婦女睡臥又叙別大約五院內的富麗不相上下若論到位置得法富而不俗麗而雅淨者則夢卿愛娘房內為第一人本不俗雲屏為第二為家務所累彩雲為第三未能免俗究係讀書究係讀書





香兒爲第四以香兒剛林燕宣平之列自不至有銅  
笑矣然以富麗爲富麗則便露市井商賈習氣夢卿又因鄭夫人極其憐愛  
 故一切物件較諸房尤爲全備此等女兒自當如雲  
 屏又依夢卿之言凡內外男女若平日勤謹遇事又  
 能出力便加倍獎勵卽平日疎懈遇事偶能出力亦  
 必量與賞賜若平日有功一時偶然失錯立即寬免  
 卽平日有過一時又誤違家法亦必三次後方纔責  
 罰惟有心大過則隨用鞭朴然亦不過三十至于犯

本頁不  
卷二

十

奸犯盜務須隨時斥逐却不追取身價以此家下又  
 都畏服此一段總收○事事是雲屏料理這一來有  
 分教徵蕙質于詩書每因德而亡其美暗比蘊蘭心  
 于閨閣時緣才以掩其賢暗比彩雲  
 散人曰此回係耿服五妻既全家道正盛之時  
 雲屏之理家私曰承者承康夫人之命也夢卿  
 之居別院曰讓者以匾額雖懸正室夢卿實退  
 處散地也承讓二字與第三十一回希擅二字

本頁不

卷二 十五回

十

對針

前一段中四股後一段亦帶羅文體衆允需有  
孚等俱因事命名



第十六回

吟遊歌良朋勸友 宴夜飲淑女規夫

友道於今可拊膺琢磨切磋說誰能果然士德無

三二閨閣淑媛卽我朋

却說赫連照自傳給李狸兵法及送平彩雲到耿家

之後便飄然而去不知所之接第十回起李狸雖考入武

學爭奈進身尚遠不遇知音終年兀兀接交得一個

文學弟子員覆姓公明名達字子通這公明達學富



五車才速七步十五入泮年至三十未登一第正是

楊意不逢鍾期難遇只可借春風楊柳秋月梧桐以

作消遣季狸公明達真是良友季狸乃公明達之夢

公明卿耿腹燕夢卿亦真良友耿腹却非夢卿之

達幼與耿腹同學數年兩相莫逆然以耿腹公侯

門第曾未一至其家非真不至其家也而耿腹以兄

事之雖補官後宦務在身猶以時造謁此耿腹一生

能終朋友不能終夫婦者蓋以公明可取處耿腹

達深有會于朋友數斯疏矣之旨也若遇公明達在

家必留飲數杯亦不過菜根壺酒而已農圃家風真



明達如此出場乃嘗對耿腹道看君相貌後嗣必昌

省文省事之法即本身富貴亦不待言所少者廉靜寡慾也因病而

益及接識得季狸乃大喜道甲冑于櫓良臣器識詩

書禮樂儒將風流他日之茅土可必也公明達之逆

如操左券可知其耿腹亦嘗要拜識季狸公明達道

人品在兩人之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季子章尙未欲交賢弟我雖強

之伊必不來也且君與子章後必同列烟麟共相契

合今日何須汲汲為哉以此耿腹亦不相強補此一

兩人不難于相友 公明達惟好閒遊 一日散步郊原 矣亦是省事法

沿村覓飲醉殘霹靂之春 遇樹即眠 睡擬混沌之譜

來至一處木密花深 人烟稀少 再進數杯 勃然興作

乃擊壤而作歌道 觀此則耿腹乃富貴中人 季狸乃功名中人 公明達乃曠達中人也

三十碌碌長安道 得失由來多顛倒 閱人多則心世情自見

情一片 少人知 自沽濁酒還自勞 有時汗漫步郊

原 覓飲急扣酒家門 脫巾濡首拚一醉 長歌欲弔

古來魂 尚友古人 古人物化去已遠 荒墳纍纍蓬蒿偃



可勝 野花枕藉睡方深 夢與古人相繼 總心情既通則神

形可 今時豈必無古人 慚愚汝自不相親 自古明

珠混魚目我昔慷慨亦如君 此古人教戒語也 聞言不覺

一警醒更向酒家足 此興青山綠樹滿眼新 紅樓

遠寺鳴清磬 清磬一聲何曾晨鐘暮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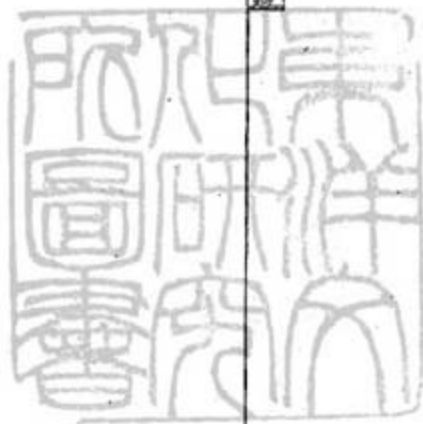
歌畢滿斟而飲 忽一人突然而來 大叫道 歌得好 飲

得妙 公明達視之 乃季狸也 笑道 子章何來 季狸道

聞所聞而來 公明達道 邂逅相遇 適我願 分子之謂



也季狸道志同道合千里之外應之况近在咫尺乎  
 于是二人對飲季狸道適聞兄歌未免過激我輩處  
 世攸遊為宜眼之青白可得露乎公明達道古之人  
 詩以道性情今之人詩以掩性情刻畫李杜步趨元  
 白吾所不為也若夫風雲月露蕩志馳情子既不為  
 而乃責之我耶季狸道事物小詠兒女私懷何敢望  
 之吾兄然和平其詞委婉其意言之者無罪聽之者  
 不倦似亦詩家之一要也公明達道賢弟所言極是



我所作歌吟多出自口占未嘗見之筆墨即偶有所  
 錄隨又付諸水火亦未嘗取以示人特未免稍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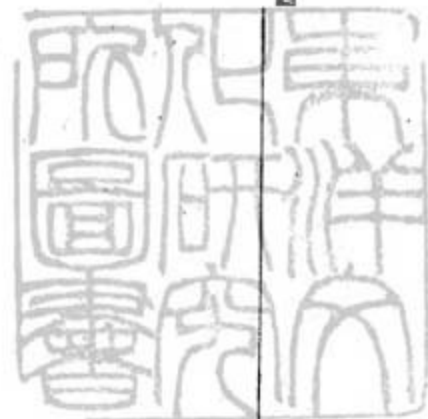
適纔所言非我良朋安能道此古今以文字取禍者  
 狂逆叛亂固不待言

即嘲譏刺亦嘗見構豈僅聽之者之過苛實亦言  
 之者之可摘也此同上輕下重以季狸為公明達  
 之良友比夢卿為耿腹之賢妻季狸道弟之為人比  
 故下文即以議論夢卿作渡

耿麟照何如句從上文嘗對耿  
 腹道數語生出公明達道參軍開府

各有所長未易優劣也季狸道麟照之為人可得聞  
 歟公明達道麟照之為人也性情精細才具風華精

細則未免苛察風華則未免膚浮吾恐其心過用而  
 行不一也映第一回性不自定好聽人言季狸道兄之知人可謂明  
 矣但璘照以燕夢卿為之內助則苛察可返為靜密  
 而膚浮可變為沉凝也公明達道燕氏之求代父罪  
 甘為側室天子榮以脾匾誠不為過璘照懸之正房  
 亦為合宜但聞得他出口成章下筆成文且又傾國  
 傾城吾恐以貌而掩其才以才而掩其德此等入古  
 獨一夢加以璘照之多疑夢卿若以風雅遇之可為  
 卿也今不少不



佳偶若以切直處之則不能久相得矣且璘照內寵  
 過多吾未見其利也以耿腹為人而能預知其與季  
 夢卿難協真不愧為總角交季  
 狸道然則夫婦相處亦有術乎公明達道世不隆古  
 人不聖賢父子兄弟猶或以虛華相待何況夫婦秦  
 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若發言以誠諭則違忤  
 親戚畏懼人世醜態可慨也世情若箝口以浮游則泯淪天理汨泥揚波我輩但  
 飲酒以消之而已當下兩人重沽痛飲不在話下長  
 江  
 已且說耿腹一日無事在夢卿房內夜話是時乃宣



德四年九月中旬記四年九月清商淡淡良夜迢迢桂魄

一庭菊香滿座春晚行酒便坐小飲耿腹道飲香醪

看名卉已是人生快事真快事况又國色相對各在

芳齡志願足矣又何求哉我真願足夢卿聽了低頭

不語欲以示諷耶耿腹道卿何心事忽忽不樂我為

我亦不解夢卿道妾以鄙弱之質得侍君子私心自幸有

何不喜惟願上則尊祖敬宗以作九個叔叔領袖下

則修身齊家以為後世子孫法度若美酒名花只不



過博一時之趣益處不少損處亦多若不知檢點則

費時失事滅性傷生在所難免言語却耿腹道我于

花酒雖則畱心絕不致太過又得卿不時提撕想將

來亦不至受損奈任平卿與我名雖夫婦實同朋友

矣挽上自然夢卿道正是官人素所交遊者甚眾不知與

何者可稱莫逆耿腹道現任指揮馮世才逢世丁不

識目不識丁主事鄧通賢輩無言不合無事不助此仕宦

中之莫逆也鄧通賢者以張都堂公子張大張張父

錢為貴也張都堂公子張大張張父之勢

故大張王其姓尊王其朝則微其俗惡王尚書親孫王尊王名自尊自大也朝則微

歌暮則覓飲此衣冠中之莫逆也若同學之公明子

通則久交之莫逆未見面之季子章則夢想之莫逆

也未見面便稱莫逆耿服非不知人者特溺于聲色耳至于未有事之先能預

知我心既有事之後能安解我意大而官事家務小

而說笑吹彈可以助我心思者皆不及監生喬邦賢

之莫逆矣喬於夢卿道這些人可曾時長來往非不知也

故問耿服道除季子章尚未識面不會到門外公明



子通亦未到過咱家張秀才諸人十日或半月必宴

會數次馮指揮諸人大抵于入朝進署之暇常常相

見若喬監生則不可一日不來夢卿道良朋契友原

不在乎酬酢往來但此數公在自家心上亦有個分

別否此問便有迎機善導之旨耿服道自然有個分別公明子通

乃我幼時所敬合為第一等馮丁諸公當是第二等

張王諸公應作第三等喬監生輩可居第四等自然

不覺露出夢卿道若如此說公明子通乃道義朋友馮丁





諸人只可稱勢利朋友張王諸人只可稱酒肉朋友  
 至于喬監生輩不過市井幫閒公侯門下耳如何算  
 得朋友以時世交友而論道義自古為難然生死患  
 難之交却出于此勢利實不可少酒肉亦不  
 可無至幫閒輩天下既有其人我不妨偶一接之  
 耳口夢卿以淑女規其君子不得不嚴其去取耿  
 腹道朋友雖算不得然亦有用他之處此等人用處  
 極多亦間有  
 可信者惟驅策不得其術則有損而無益耳  
 耳磷照所言寔非好辯特無運用之材也夢卿道有  
 何用處虛折若官事有難處分時公明子通足可商  
 議其才智心思必超出眾人之上且時常相見受其

箴規亦于身心有益若家務有難料理時內有大娘  
 主持百無一失外有眾允需有孚協辦斷不貽誤若  
 論談笑如三娘風雅四娘五娘流麗足可以暢情懷  
 若論吹彈則舞有舞女歌有歌童亦可以資清賞又  
 何必轉求外人此正折  
 其無用自古來市井幫閒大約皆遊  
 手匪人不肖子弟或本來貧賤借此以謀衣食或原  
 係富厚落魄而致卑污其為害小者多方引誘詐賺  
 錢財其為害大者攀援勢權走通官府萬一墜其奸

謀豈不有碍行止此方將來前程遠大雖廣交當如折倒

孔北海之座上客長滿然亦思房瑄為李唐名相乃

被累于琴工則此等雜項人斷不可接交矣好客如孟嘗人

尚以為雞鳴狗盜之雄况濫交者乎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信然耿腹聽畢不佳點

頭稱贊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夢卿之見重於耿腹自

道在焉曉人始而見疎於耿腹亦自此基蓋夫婦也友

自當知之夢卿又說些飲酒看花好處有此方不

則是假道耿腹因問四時八節賞心樂事便將第十

學厭物矣七及第三十一回等十夢卿道隨時隨地從俗從宜



儘有好處就是現在家內十供六館件件俱全公餘

之暇足可尋樂他如正月元夕二月踏青三月上巳

四月清和五月天中六月天顰七月乞巧八月中秋

九月重陽十月民歲十一月陽升十二月除夕雖未

免俗亦可怡情耿腹聽畢更加喜悅二人又各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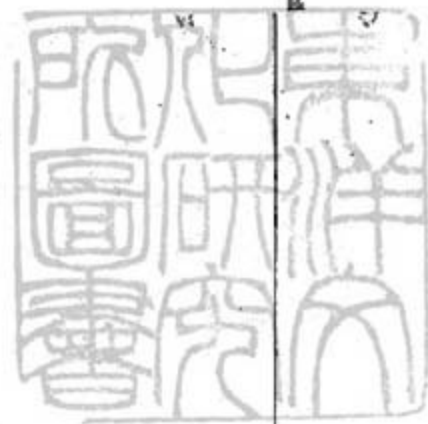
兩杯夜已二鼓同人寢室同人寢室則小夫妻之恩

有身分然耿燕之恩愛可知比之任平兩人大

愛自此極亦自此疎此後耿腹便將馮世才張大張

等漸漸疎遠將喬邦賢等一槩謝絕不時訪謁公明





達諸事請教又拜識了季狸結成莫逆之交挽上內  
 則專仗林雲屏外則全靠眾允需有孚內則正室專  
 能作祟外則義僕信任羣小斷不持如夫人不  
 能為非善居室者不當如是耶正是一言感悟非  
 關他繡口錦心收本 百事紛更惟恃我蘭姿蕙性虛引  
 別

散人口題乃上重下輕故文亦多用側筆人之  
 接交君子固所當尊小人亦不可過絕蓋君子  
 少小人多君子每周於德小人每周於才也若

必尊君子絕小人則平彩雲任香兒久宜送還  
 母家矣吾知耿腹心不能吾知夢卿必見擠也

所  
圖  
書  
館  
藏

